

# 中山公論

半月刊

第二卷 第三期 合刊

## 國際

## 國

時評

美對俄禁運問題

南滿揭發日汪密約以後

巴爾幹會議

(仲衡)

(伏庵)

(孟態)

現階段的我國外交

意大利的中立問題

蘇聯的動向

蘇芬戰爭的剖視

蕭雋英

黃哲柔

董爽秋

林悠如

中美國民應來個廢約運動

日本往何處去

英國遠東政策的防禦戰

歐戰爆發後的遠東局勢

陳君澤

吳信達

吳若蒙

何碧波

中大動態

國際外交問題座談會紀錄

(阿植 長良筆記)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本刊已依法呈請主管機關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一類新聞紙類 第八二號

## 時評

## 美對倭禁運問題

仲衡

美倭商約經已去月廿五日失效了，在商約失效之前，倭奴曾迭次進行與美國簽訂臨時協定，但結果卒歸失敗。根據報章的報道，美國一時不願採取斷然手段，故美倭商務關係，仍然照常進行，但是自此以後，美國已經握有最有效的武器，隨時可以用強大的壓力加諸倭奴，以達到牠所要達到的目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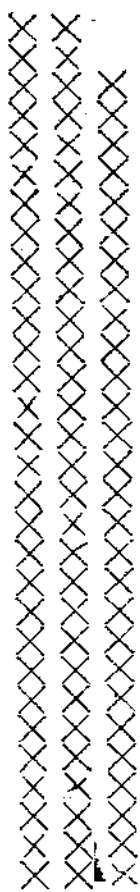
在商約失效之後，美國若干參議員紛紛要求對倭禁運軍需用品，關於這一點，我們以為美國要恢復遠東均勢，和保持在中國權益，在行動上應該採取的第一着，因為倭奴之所以能夠進行長期的侵略戰爭，有美國供給牠以幾乎全數必需的軍需原料，是一個最大的因素。若果能夠實行禁運的話，則倭奴這次的侵略戰爭的命運，只好立刻結束，同時「美國唯有如此，始不致捲入中倭戰爭的漩渦。」

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一切都是以利益為依歸的，美國是一個商業利益觀念最強的國家，對倭的軍需原料貿易，是一筆大宗生理，一般短視而從這方面取利的階層，當然不肯贊成實施禁運，因之整個國家的政策，亦將受此影響。不過，倭奴與汪逆所訂的祕密條約，現在已經揭發了，牠已經明白告訴大家，中國假如當真被倭奴征服的話，其他的國家，休想再在中國保持過去所有的權益，在美國便是在臥榻之側，平空添了一個強盜，所以祇要把眼光放遠一點，為着自己的利益着想，禁運也應該實行的。

今日(三日)報章上刊登出一個有任本年度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希望之參議員范登堡一封致政論家李普曼的信，他正為着自己階層的利益而反對對倭禁運，他甚至以「對倭禁運即成為對倭作戰的第一步，為

一九一五年來最危險之一着」，來恐嚇美國人民。其實關於美倭戰爭這一點，倭奴的狂妄者也利用美國人民畏懼戰爭的弱點，常常以戰爭來威脅美國，比方倭奴的所謂軍事問題專家佐藤清勝在他所著的「日美必戰」一書裏，就是這樣強調的說着：「一旦我們發現我們的榮譽受人忽視，一旦我們遇到生死攸關的問題，我們是毫不猶豫地將以武力對付我們的敵人。」不過就實際上講，倭奴對我國的侵略戰爭，已經是泥足深陷，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弄到百孔千瘡，現在正千方百計想把這場愈延長愈無結果的戰爭早日結束，在這樣筋疲力竭的時候，那裏有力量來再向美國來挑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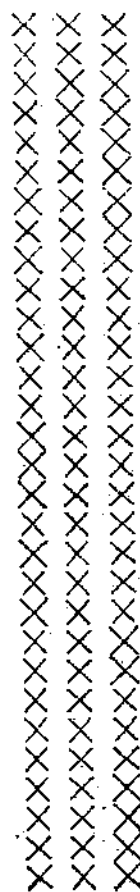
歐戰的發生，尤其是德蘇協定的訂立，根本上把倭奴在政治上，經濟上從歐洲孤立起來了，現在牠不能靠德意為牠在外交上張目，不能依靠英法德甚至荷蘭供給牠以必需的原料，只有依靠美國供給牠以幾乎全數必需的軍需原料；同時因為對交戰國的貿易減少了，所以亦只有靠美國銷售牠的商品，和向中美南美擴張其貿易，以填補牠國際收支的缺陷，以維持其行將窒息的生命。這樣一來，美國現在顯然是握有可以削弱倭奴戰爭機構的力量，同時倭奴實在是過於孤立，過於軟弱了，用不着顧慮牠敢向美國挑戰以為報復，只要美國能夠勇敢幹下去的話，我們想倭奴不能不屈服的，換句話說，美國現在的措施怎樣，不但可以保持和增進自己在中國的權益，而且可以建立起真正的「東亞新秩序」，所以我們誠懇地希望着美國不再畏首畏尾勇敢地幹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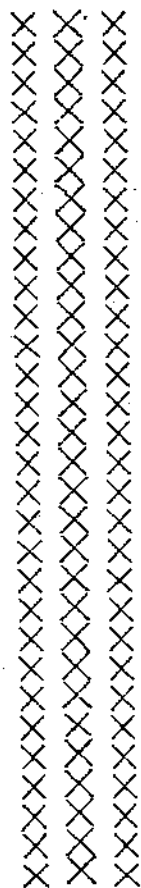
全

文

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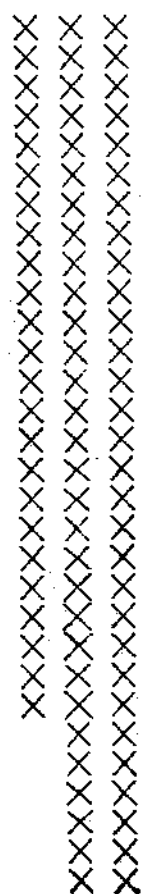


檢



巴爾幹會議

巴爾幹半島的國家，向來是被稱為歐洲的火藥庫。這裏，不單只是歐洲的弱小民族的集團；在他們互相間，內外間，也交織着歷史的



孟熊

，民族的，國際的，種種利害底矛盾和共同的關係。比如目前舉行會議中的幾個主要國家中，南斯拉夫是上次歐戰後在法國的支援下新成

立的。在國家的構成上，牠包括着三個複雜的素來衝突的民族；在國土的構成上，牠包括着過去奧匈帝國的領土。在經濟上，則多少受法國所支配；在政治上，則受到意國的威嚇。又如羅馬尼亞，也是在上次大戰後獲得許多勝利品的國家。因此民族固然複雜，而其國土一部亦自俄國與保加利亞的土地所構成的。因此，在他們中間，如南斯拉夫之與匈牙利，羅馬尼亞之與保加利亞，歷來就有領土的爭持和宿恨，民族間的爭鬥。同時在這種爭鬥之上，更有複雜的國際勢力之角逐糾紛。一方面，因接壤及接近關係及利用種種經濟條件上的便利，希臘的法西斯型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勢力，自世界恐慌以來，早就強有力的侵進這些國家中，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固無論矣，就是向來在英國支配下的希臘，亦很明顯地強烈地表明親德和趨向法西斯政治型的傾向；另一方面，雖然如此，英法過去在巴爾幹諸國所扶植的政治經濟之支配，也是根深蒂固，非容易動搖的。為保持這種支配，為對抗希臘之經濟進攻，為做成對德包圍之環節，為防備蘇聯革命勢力之侵進，平時英法已密切的對這些國家特別的對這些國家的統治資產階級們，加強地鞏固其經濟的，政治的及經濟的紐帶，英國的信用貸款，出口補償制度，和法國的國外投資，在巴爾幹半島國家中，所佔比重是相當高的。所以在平時，巴爾幹已為各國政治經濟的逐鹿之場到歐洲有戰爭時，無疑地更是兵家所必爭之地。此外，從英法與德蘇之對立中，我們更忘不了另一個帝國主義者——意大利之最近對巴爾幹半島的積極的政治進攻。

由於此，自英法德的戰爭發生後，巴爾幹半島國家們的動態便成國際問題所注視的一個重要中心了。德國為軍需的給養，為打破英法的包圍非積極進行拉攏巴爾幹各國家不可，而英法為徹底斷絕德國經濟的資源，為防備蘇聯革命勢力之推進，也非從速把各國拉過來不可。這門爭的具體表現，就是德國進行和各國訂立商約，如向羅馬尼亞取得石油的供給優遇等；英法則對各國施以經濟壓力及誘餌。因為這些大部份農業的國家們，其產品雖全靠德國做市場，可是資金之來源，非倫敦巴黎不可。同時，英法為準備對蘇的進攻，在某一限度上，

允許意大利在巴爾幹的相當活動。

在這種鬥爭之下，「事實事變」都不能的巴爾幹國家，自不能不宣佈「中立」的名辭來取得安全感的。牠們自然感覺到有聯合來應付新的形勢之必要。但為着聯合不能不顧到相互間底種種矛盾的解決問題。這其中，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對南羅的領土要求，取着為首的重要的地位。

所以最近土希羅南四國在南斯拉夫京城舉行之巴爾幹會議，目的就考慮到對上面所指出的種種形勢的政治經濟及軍事的對策。據報章所載，則這個會議所得結果如下：（一）希土羅南四國，均願維持東南歐之和平秩序與安全；（二）決定繼續維持和平政策，以至無置身歐戰事外之立場；（三）決定遵照巴爾幹協約之規定，彼此不反對任何一國，依舊保持密切之合作；（四）極願與鄰邦繼續保持睦誼；（五）認為巴爾幹各國之經濟關係，有益趨密切之必要，並在巴爾幹協約之機構內，實行物物交換制度，藉以完成此項計劃；（六）自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起巴爾幹協約再予延長一年；（七）下屆會議訂一九四一年二月在雅典舉行，會議以前各部長決定保持密切之聯絡。（見本年二月六日雲南日報海通電）

這樣的結果，無異是說這四個國家共同聯合來宣佈中立。為了鞏固這中立的政治同盟，在經濟上實行物物交換制，以加強其聯繫的紐帶。由此看來，似乎會議的結果是得不到更大的收穫的，不過，問題却不在此。

我們要知道，以巴爾幹這樣的複雜的內外國際關係，巴爾幹會議是脫不離強大國際勢力所左右的。換句話說，這個會議的結果，足以反映在巴爾幹半島上角逐的國際勢力之消長。比如這次會議的過程中，報章上屢次稱德國有向羅馬尼亞提出要求的消息；又如會議結束以後，英法的通訊社便宣傳同盟國的活動得到勝利。所以國際勢力之企圖左右這個會議是難免的，那末，從會議的結果看來，究竟是英法的抑德國的外交活動佔着上風呢？

從會議的經過中我們所可注意的點是（一）德國突向協商各國

提出要求，(二)請其對於經濟方面，表明態度；成爲協商各國會議暗礁的匈保的領土要求未有提出，反之，且傳保加利亞已向協商國保證，不擬對羅提出多布魯甲之要求，待歐戰結束，舉行和平會議時，再行解決。目前德國經濟上正有所需於羅馬尼亞。而德國的輸出貿易亦大部在巴爾幹。所以德國必然的要求協商各國表明態度。然另一方面，協商各國中的核心母疑地是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爲爭取二國的——特別是羅馬尼亞的密切關係，不能不使和緩其與匈保的政治的摩擦，這就是向來受德意軸心所挾持的匈牙利及經濟上與德有關係的保加利亞所以不向羅南提出領土要求的原因。

說到英法對於協商各國之支配中，不用說主要的是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然而南斯拉夫的政治行動，如上所已指出，大部分地受着意國所影響的。士之附庸於英法，主要地在防意大利之進攻。所以單純透過士國的關係來向各協商國以至保加利亞的英法外交活動，是很難有成功的保證的。至於英法企圖從此進一步組成巴爾幹進攻蘇聯集團，更是夢想了。

所以從國際活動的觀點言之，這次巴爾幹會議，與其說是同盟國外交活動的成功，毋寧是德意的活動獲取相當的收穫。我們可以看出，在同時，英土商約談判固然成功，然德土商約亦在進行中呢。

# 勘 誤 表

本刊第一卷二期合刊上刊載薛祖光先生著憲法上關於人民基本權利之規定一文錯落甚多茲特別列表更正如下：

第 183 頁	上 半 頁	第 14 行	第 10 行	第 16 行	第 184 頁	上 半 頁	第 3 行	第 184 頁	下 半 頁
第 184 頁	下 半 頁	第 18 行	發 一 字 下	係 誤 稱 正	第 184 頁	下 半 頁	第 19 行	第 185 頁	上 半 頁
第 185 頁	下 半 頁	第 6 行	少 一 生 字	太 嫌 空 泛 無 邊 際	第 185 頁	上 半 頁	第 14 行	第 186 頁	下 半 頁
第 186 頁	下 半 頁	第 20 行	規 字 下 多 一 現 字	太 嫌 空 泛 無 邊 際	第 186 頁	上 半 頁	第 14 行	第 186 頁	下 半 頁
第 187 頁	下 半 頁	第 20 行	名 誤 其 正	太 嫌 空 泛 無 邊 際	第 187 頁	上 半 頁	第 14 行	第 187 頁	下 半 頁
第 188 頁	下 半 頁	第 20 行	規 字 下 多 一 現 字	太 嫌 空 泛 無 邊 際	第 188 頁	上 半 頁	第 14 行	第 188 頁	下 半 頁
第 189 頁	下 半 頁	第 20 行	名 誤 其 正	太 嫌 空 泛 無 邊 際	第 189 頁	上 半 頁	第 14 行	第 189 頁	下 半 頁
第 190 頁	下 半 頁	第 20 行	名 誤 其 正	太 嫌 空 泛 無 邊 際	第 190 頁	上 半 頁	第 14 行	第 190 頁	下 半 頁
第 191 頁	下 半 頁	第 20 行	名 誤 其 正	太 嫌 空 泛 無 邊 際	第 191 頁	上 半 頁	第 14 行	第 191 頁	下 半 頁
第 192 頁	下 半 頁	第 20 行	名 誤 其 正	太 嫌 空 泛 無 邊 際	第 192 頁	上 半 頁	第 14 行	第 192 頁	下 半 頁
第 193 頁	下 半 頁	第 20 行	名 誤 其 正	太 嫌 空 泛 無 邊 際	第 193 頁	上 半 頁	第 14 行	第 193 頁	下 半 頁
第 194 頁	下 半 頁	第 20 行	名 誤 其 正	太 嫌 空 泛 無 邊 際	第 194 頁	上 半 頁	第 14 行	第 194 頁	下 半 頁
第 195 頁	下 半 頁	第 20 行	名 誤 其 正	太 嫌 空 泛 無 邊 際	第 195 頁	上 半 頁	第 14 行	第 195 頁	下 半 頁
第 196 頁	下 半 頁	第 20 行	名 誤 其 正	太 嫌 空 泛 無 邊 際	第 196 頁	上 半 頁	第 14 行	第 196 頁	下 半 頁
第 197 頁	下 半 頁	第 20 行	名 誤 其 正	太 嫌 空 泛 無 邊 際	第 197 頁	上 半 頁	第 14 行	第 197 頁	下 半 頁
第 198 頁	下 半 頁	第 20 行	名 誤 其 正	太 嫌 空 泛 無 邊 際	第 198 頁	上 半 頁	第 14 行	第 198 頁	下 半 頁
第 199 頁	下 半 頁	第 20 行	名 誤 其 正	太 嫌 空 泛 無 邊 際	第 199 頁	上 半 頁	第 14 行	第 199 頁	下 半 頁
第 200 頁	下 半 頁	第 20 行	名 誤 其 正	太 嫌 空 泛 無 邊 際	第 200 頁	上 半 頁	第 14 行	第 200 頁	下 半 頁



。因此，我們在尋求與國底時候，首先就要澈底地認識我國抗戰的神聖意義，而後纔能認清誰為敵友，和建立一個正確的革命的抗日外交路線呢。

### 二、歐戰與遠東

在金融資本產業獨佔的時代，爭奪殖民地問題，不消說，是跟着世界經濟恐慌的惡魔之到來而日趨尖銳化。各個帝國主義者之急迫地要輸出商品及資本到殖民地去，就是反映着它已經到達不能更形發展的資本主義之唯一的出路，和要想擺脫低下着的利潤率底資本之唯一的避難所；可是殖民地不是代表無制限的面積的東西，所以殖民地的地盤，被資本主義底列強之間分割殆盡的今日，只有用武力奪取隣接國家所有一切的領土這個方法，纔能達到其目的。日本之侵略中國，意國之滅亡阿比西尼亞和阿爾巴尼亞，德國之鯨吞奧國，捷克米美爾，和因波蘭問題而引起的英法德戰爭，就是帝國主義者在一系列的經濟恐慌的進程中，採取這一個公式，來適應其一定的內容而出現底姿態。所以，「武力」在這個帝國主義政治經濟不平衡發展底時代，便成爲有決定的重要性的經濟的要因了。

資本主義危機的發展，雖已迫使英法德帝國主義者冒險地走入重分世界的戰爭，但她們鑒於前次世界大戰的慘酷經驗，和社會主義的國家之屹然獨立，而帶來了一個主觀的慎重性，由於這一矛盾底結合，遂形成目前軍事拖延，經濟封鎖，外交進攻的局面；並且英法的統治者正想利用這不戰不和底局面，排演一齣反蘇的戰爭，來收漁人之利。這次因蘇芬戰爭而召開的國聯會議，擯棄蘇聯於所謂「和平殿堂」之外，和全世界各方面的外交戰，就是它們要使歐洲戰爭擴大或變質的企圖。我們看看：這次英國出席國聯代表白脫勒氏，在國聯大會上之所說；「英政府對於援助芬蘭，並不因而規避，業已採取某種步驟，使芬蘭得由英國獲得其國防所需的物資，」便是一個很明顯的佐證。然而在現階段的國際情勢下，如果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在反蘇戰爭這一個總目標之下，無法緩和而相對地統一起來底時候，儘管芬蘭

甘爲鷹犬，自動的作爲聯合攻蘇的根據地，儘管美國及南美各國之仗義執言，高舉反蘇的大纛，儘管瑞典與義大利之武裝援芬的鼓勵，儘管英法意相繼召回駐蘇大使，儘管羅馬教皇被選出來作爲中心的人物，儘管張伯倫達拉第等怎樣發聲指使，組織反蘇十字軍，想把當前的帝國主義戰爭，轉變而爲進攻蘇聯的戰爭陰謀，恐怕不易實現的吧？我們看看本屆國聯大會在英法導演下底「擴蘇」的喜劇所表現出來底情形，及其到德戰爭不能迅速解決，便知反蘇陣線的組織，還有相當困難的存在，這種困難的存在，確使英法統治者大費躊躇的。誠然，在今日的歐洲，是進行着兩個平行底戰爭，這種戰爭固是一個世界性的戰爭，但由於蘇芬戰爭性質底特殊，其所給予世界尤其是遠東的反響，確是十分重大，而在反侵略戰爭中底我們，却非有充分地注意和加以正確的認識不可了。

## 被

## 檢

歐洲戰爭的發展，是有可能使日寇抓住英法統治者畏縮心理底弱







這次帝國主義戰爭之掠奪的性質，驅使祖國同胞跑到歐洲戰場，那便是重抄機會主義者之陳腔濫調底一種罪惡的行爲，所以我們必須正視戰爭，予以正確的檢討。

第一：此次歐戰，是與上次歐戰的性質一樣，同是帝國主義的戰爭——(A)直接參加這次戰爭的都是帝國主義國家；(B)這次戰爭的基本原因，是英法與德國對歐洲霸權底爭奪；(C)參戰的帝國主義國家，是用這次戰爭，作爲解決經濟恐慌的出路；(D)參戰的帝國主義國家，是用這次戰爭來加強其國內的統治——英法兩國都已着手組織戰時體制；(E)參戰的帝國主義國家都是穿着一自衛的「神聖的」，「正義的」等外衣，來欺騙人民去作戰，並頒佈戰時法令，來窒息其國內及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如法國大捕共產黨，扣發工廠，英在埃及，法在摩洛哥敘利亞都加強戰時統制。我們現在對日抗戰，是爭取整個民族之澈底的解放，而客觀條件，尙未發展到必須參加歐戰底時候，我們應該堅守自己的立場，揭破帝國主義者所謂「民族自決」，「保衛文明」，「反侵略」的欺騙口號；我們爲了正義的和平，爲了中國的利益，是不應把自己的同胞，驅上帝國主義的戰場，去搖旗吶喊做個法西斯的幫兇。同時，我們亦應提防扒手——國際妥協的陰謀，第三國的利誘，使遠東戰爭隸屬於歐洲戰爭底形式下，成爲歐洲戰爭的一個支流，爲其所犧牲！

第二：歐洲戰爭是帝國主義重分世界殖民地的戰爭，而我們被分割的國家，現正努力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擺脫這一個悲慘命運的當兒，斷沒有去參加歐戰底理由。此次抗戰之目的，是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從國際的意義上說：也是全世界反戰反侵略反法西斯運動的一環；故我們對外政策，必須在「抗戰第一」這一最高原則之下，去作一切的決定。如果我們忘記了這一點，那就是自己取消抗戰底立場，而變成一個十足危險的取消主義者了。

第三：波蘭潰敗後的歐戰形勢，交戰國雙方雖都在軍事外交經濟各方面，準備一個空前未有底大戰，但英法帝國主義的統治者，正在施其「假手他人進行戰爭」底伎倆，利用芬蘭反蘇戰爭底據點，擴大反

蘇陣線的陰謀。如果這一企圖能夠實現，則我們自宜遵守蔣委員長在六中全會所指示的外交方針中底第三條原則；「不參加防共協定」，而不應替帝國主義者去充當反赤的礮灰。

第四：第一次歐洲大戰的時候，我國爲了參戰的問題，曾經在國內引起了重大的政治鬭爭——因爲一方面有北京段琪瑞政府以參加歐戰爲名，進行西原借款，從事內戰；一方面有孫中山先生領導全國人民反對參戰，並在廣州組織軍政府，聲討北洋軍閥。我們根據這一歷史底教訓，和今日在抗日除奸總的政治路線之下，而得到全國空前未有底統一與團結的事實，自不應加參此次歐戰，再召分裂之禍！

第五：日本上次參加歐戰，能夠得到便宜，是有英日同盟底關係而我們以戰勝國的資格，出席巴黎和會，反大碰其釘者——以青島割讓日本，並非由於我國參戰過遲，而是因爲托庇於日本帝國主義的袁世凱，曾與日寇訂有軍事密約的緣故！此次歐戰發生後，日寇尙抱着「不介入」底主張，而集中其全力於侵華戰爭，以拔出其泥足；而被侵略的我國，難道要分散自己的力量，跑到歐洲戰場，去尋死路嗎？

第六：我們承認英法的遠東政策，是與我國抗戰有很大的關係，英法目前爲了應付歐戰，自不能不局部的遷就日本，使它不致參加德國這一方面去，可是英法兩國在遠東是有很多的權益，如果他們不顧放棄的話，那其對日妥協，是有一定底限度，何況牠們在這時候，尙須考慮美國的態度呢？惟其如此，所以，英法的遠東政策，在現階段來說，是不能左右中國抗戰，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如果我們爲了軍火問題和國際的交通路線——緬甸與安南，硬要送百萬壯丁到歐洲戰場，去討好英法；那就無異是替戰爭的投機者，從火中取出栗子，和縱殺自己的民族生命了！

我們根據目前客觀的具體形勢，和「抗戰第一」底原則，對於此次歐戰的態度，祇有採取對歐洲交戰國雙方保持善意的中立，唯必如此，我們纔能擔負遠東的反侵略戰爭底任務，亦唯必如此，我們始能獲得對於我國今後抗戰底形勢，更有利的展開，以爭取最後勝利之迅速到來。

#### 四、建立抗日的「攻勢外交」

在這個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度階段的今日，所謂經濟恐慌——戰爭——革命，就是它要走入窮途末路去的時候所必然過關的三部曲；歐戰爆發後，整個世界的局勢，就是受其自身的法則所支配，而循着這一新歷史的軌道而前進。關於這一點，著名的國際政論家杜德在其所著論帝國主義戰爭一文中，也曾予以如下正確的指示：「可是帝國主義者的困境，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它們在戰爭中和平中都不能找到解脫的方法。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是喚起，歐洲國家和有殖民地國家的大眾，走向世界社會主義目標的歷史警號」。是故這次帝國主義間的戰爭，要是擴大和拖延下去，那帝國主義國內勞苦大眾之反戰力量，一切被壓迫民族之爭取自由獨立運動，及社會主義與民主勢力，必然要在這個戰爭過程中，一天天蓬勃地生長起來，而匯合成爲可以擊碎不合理社會的巨錘。歐戰發生後的國際形勢，雖極其錯綜複雜，但其演變底趨勢，還是朝着這一條康莊大道——「反戰反法西斯侵略運動而發展着。目前整個世界的和平運動，已因過去可能反法西斯的所謂民主國家——如英法兩國的統治者，及其他「激進」社會民主黨」等，由其過去對和平運動底怠工，各自公開地披上了戰袍，跑到和納粹同樣掠奪戰爭的死路，不再在和平陣線內部起着妥協的作用，而飛躍地踏上質底轉變另一新的階段；在這一新的階段的和平運動，是揚棄了妥協底辭素，而採取「反戰與革命」底鬪爭姿態，向着自由的王國大踏步地走去了。

我國此次對日抗戰，直接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之橫暴的侵略，保障整個民族底生存和安全，間接是維護世界和平與人類底自由幸福。我國兩年半來的抗戰，不單予日寇以絕大的打擊，並且有利整個世界和平運動的發展。我國反侵略運動，已與世界和平運動成爲有機的聯繫，而我國在遠東反侵略戰爭得了勝利，對於世界和平勢力底昂揚，自宜具有決定的因素。現在世界反侵略戰爭雖有各種各樣底形態，而其爭取和平的本質則絕無二致。在現階段新和平運動的發展，是控制

侵略戰爭之最優越條件；我們應該抓住當前客觀的具體形勢，依據最高國策，堅決地樹立真正以反戰反法西斯侵略爲中心底「攻勢外交」，來配合現階段軍事進展，唯有建立這樣有積極的戰鬥性底外交，纔能成爲未來軍事反攻的前哨。

我們知道：外交國策，是整個民族意志的表現。所以，我們現在進行對日抗戰中，其外交基調，應當以民族解放及世界和平爲決定我國對策的出發點；同時尤要瞭解：「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外交是潛在的戰爭，故也不能離開政治，因爲它和內政是達成一個共同目的所用的兩種不同底手段。我國兩年半來的對日抗戰，在軍事上已經有了反侵略的鬪爭行動，而在外交上也應有反侵略政策之更顯明的表現。我國過去的外交，雖以反侵略爲原則，但其運用上，因與某些帝國主義國家有傳統的利害關係，也只得消極地去爭取如何支持繼續抗戰而已。所以，就其本質上言，無疑是含有保守性的。我們只把過去英法援華的事實——所謂嚴正的譴責，道義的援助，以至於一切物質的接濟，來作一個具體的檢討，便可看出牠們是採取防守的立場，以維持其現狀。這就是說；英法兩年來對遠東的態度，就是站在「只是日本侵略要有一定的限度」這一個原則之下，來支持中國對日鬪戰，並沒有反對侵略者或消滅侵略戰爭底企圖。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這個階段多少帶有英法中心主義的外交，在抗戰某時期，不光是適合遠東的國際環境，同時也可顯示我國在抗戰過程中，以「自力更生」爲根據，來爭取外援一個必要的條件。現在我國抗戰軍事，經山西襄陽湘粵各次戰役底勝利，將由相持狀態，而步入反攻的階段；同時，世界反侵略戰爭，復因歐戰而急劇展開更英勇行動的今日，我國外交應該揚棄過去應付式的保守政策，而採取配合全世界以反侵略爲主流的「攻勢外交」，以造成包圍遠東侵略者的形勢了。

所謂「攻勢外交」，就是建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的外交，以夾擊日本。中國過去聯英法的路線，是因爲歐戰前英法在遠東問題，居於重要的地位，日本陸軍部說：「中日戰爭即是英日戰爭」者，就是這個意思。但自歐戰發生以來，英法在遠東的重要性，已因對德作戰而

減低，所以，遠東外交的本質，隨而發生變化。我們很明白；獨立部分之主導力量，並非固定的，而是隨時變化的。依據這個原則，來觀察當前的客觀環境，其能左右遠東局勢者，則是蘇聯與美國。

美國自「九一八」以來對日在華之暴行，本在「不承認主義」的原則下，提過無數次的抗議，但一方面因其國內反日輿論之未成熟，他如爲英法對遠東之姑息政策所牽制，是故不能使它對遠東外交，形成有力的體現。歐戰爆發後，它隨之而成爲各國在遠東利益的監視者；因此，它在「九國公約」上所取得並保障的東亞舊秩序，始與敵寇所倡的「東亞新秩序」，適成主導的對立。故其對遠東態度，便轉而更加積極強硬起來——如美艦隊集中夏威夷，巴拿馬運河交由軍事當局管理，增強菲律賓的空軍，赫爾聲明否認英法與日寇重分上海租界之片面行動，去年十月十九日駐日大使格魯，在東京日美協會上，公開稱擊日軍在華之暴行和「東亞新秩序」，最近美議員畢德門之主張實施禁運，增加國防預算，以強化太平洋防務，這一串的強硬政策，就是反對日本獨吞中國，並防止英日妥協的說明。這個簡單的說明，固可作爲解釋美國在太平洋的攻勢企圖，同時也可證明：一方面是遠東外交本質之轉變，他方面是由英日在遠東的主導鬭爭，而轉爲美日在遠東之直接的鬭爭，所以，居於這種本質上轉變中心的我國外交，不能不配合當前客觀的具體形勢，來適應其主導力量的發展。

蘇聯的終極理想，是世界革命，故其與日寇，在本質上，思想上，政治上，是存着絕對的對立；可是在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今日，它的外交政策，便是依據這個原則而建立起來。所以它一面可與世界任何國家和平相處，一面是援助「那些爲侵略者所侵略及爲他們自己祖國的獨立而鬭爭的國家」。但最近因蘇芬問題的發生，有使世人隨而懷疑蘇聯對於援助被壓迫民族之解放戰爭底事實，這可說是他們根本不理解帝國主義戰爭，及其所屬奮爲虎作倀的國家底本質，故有此種不正確的論斷。我們要知道；蘇聯之存在與世界革命及援助被壓迫民族之謀解放，是不可分離的。伊里奇之所以始終教導：「工人階級務須爲反對民族壓迫而奮鬥」者，就是這個意思。如果蘇聯現在不堅決

執行或違背了這個原則，那就等於提議拒絕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而成爲民族壓迫的幫兇了。所以，中國現在對日抗戰，是於蘇聯有利的，同時，只有中國的抗戰到底，纔能牽制日寇的全力，使它不能形成遠東反蘇的前哨；因此，蘇聯目前雖對西陲忙於鞏固國防，但於遠東的侵略者，仍沒有放棄予打擊的態度。我們從其一再聲明切實援華的政策，及積極增進中蘇邦交底友誼，便知它對援助被壓迫民族謀解放之目的，是與敵寇之侵略行動，成爲絕對的對立；這種主導矛盾的因索之存在，更隨我國抗戰而加其深度。所以，我國今後的外交，一方面固須揭住美日在遠東外交之主導鬭爭底轉變，他方面亦應抓住蘇日根本矛盾的因索之存在，而造成中蘇美爲中心的太平洋集體安全制的外交，來包圍遠東的侵略者——日本。

歐洲時局的發展，固有絕對影響美蘇對遠東政策之因索，可是美蘇在歐的矛盾，尚未發展到主導的對立。而美國爲要爭取世界霸權，必先解決遠東問題，作他繁榮的經濟池——大羅斯福總統說：「爲要維持美國的繁榮，必須維持中國門戶開放」，所以，美國目前在遠東底地位，因英法有事於歐洲的關係，是已促成它貫徹一向主張的最好機會；同時蘇聯在實際援華政策上，不但不與美國之遠東政策——維持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衝突，並且對美解決遠東問題，是有間接底幫助，所以，它們在現階段的遠東立場上，不僅沒有矛盾，並且是一致的。因此，他們對於解決遠東問題，只有互相爲用，與中國結合起來，纔能共同撲滅遠東侵略者的火燄；這種趨勢，本來是極可能而又極自然的一件事情——有其客觀的必然性，然而如果沒有革命階級加以正確的主觀之努力，那就決不會自然地實現出來的呀！

上面講過：我國軍事已由相持狀態，而將進到反攻的階段，同時國際局勢復因歐戰而急激轉變底今天，我們必須堅決地拋棄過去外交的保守姿態，而採取「攻勢外交」，以夾擊日寇。我們曉得：最後勝利之到來，軍事固有決定的因索，可是我們單獨的力量，尚不足即時顯出侵略者於境外（蔣委員長語）底時候，則應主動的，靈活的運用獨立自主的外交，迅速地構成遠東反侵略陣線（當然包括中蘇美及

切和平力量)，來促進最後勝利很快的到來——因為軍事活動和外交活動，是互相配合，不可分離的，軍事的抗戰，固可打開外交的出路，外交活動，也能保證軍事的勝利。所以，我國在軍事反攻前，便須部署一個有機動性的外交反攻底陣綫，作為未來軍事反攻的前哨。

誠如蔣委員長所說：我們中國要「以不變應萬變」，我們堅定不變底基本國策，就是全國精誠團結，抗戰到底，不達最後勝利決不中止；同時，我們要以這個不變的基本國策，來應付萬變的國際環境；所謂「萬變」，就是國際外交的主導力量，不是固定的，而是隨時變化的。現在遠東問題，已變為美日之主導競爭及蘇日間根本矛盾的存，因我國抗戰而加深底形勢，所以，我們應以不變的原則，來運用這個已經變化的環境——遠東新形勢，結成夾擊日寇的「攻勢外交」，配合未來軍事的反攻，以達到最後勝利之目的。這個「攻勢外交」底結成，固是客觀環境之自然的趨勢，但尚須我們主觀底努力，而促

## 意大利的中立問題

### 一 意大利參戰的重要性

歐戰開辦以來，已經有四個多月，在這個期間，曾有土耳其與英法簽訂互助公約，蘇軍開入波蘭，美國通過修正中立法，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國與蘇聯簽訂互助協定等事實發生。即自歐戰開辦之後，隨着時間之進展，各中立國已有不少不能維持其絕對的中立，而在隱約綉模之中表示其若干意志與傾向。惟居世界六強之一而與歐洲有密切關係的意大利，還是模稜兩可，直到現在，還未有鮮明態度表現。因為她有軸心及軍事同盟的關係，以前討論歐戰的人，都把她的實力放在希特拉方面計算。現在她竟公然宣布中立，因此引起世人不少的注意，尤於研究國際問題的人，更急欲明瞭其內容。

然而近來國際情勢，變化大多而又大複雜了，過去已有不少的國際問題專家，因為觀察和判斷的錯誤，自己掌了自己的嘴巴。作者不敢妄以專家自稱，實際上也確非專家，本文所論，自然是一種冒險的

其實現——美蘇在遠東立場雖可一致，然因歐戰政策之不同，以致不能攜手並進；故我們應該站在以反侵略為中心的立場，來透過美蘇的合作，建立一個「攻勢外交」的陣容——這就是我們急待樹立太平洋集體安全制的外交，以撲滅遠東的侵略戰爭，而達成抗戰建國之任務，並奠定和平世界的礎石。

總理說：「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所以，我們對於抗日的條件——控制國際環境之外交政策，必須予以正確的運用，和客觀現實的發展有機的聯繫起來。同時，這種「攻勢外交」底政策，亦須建立在「自力更生」這一個的基礎上面。所謂「自力更生」，就是要遵照 總理的遺囑！「喚起民衆」，加以主觀之正確的努力，纔能使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這一客觀有利的條件，成為共同奮鬥，去爭取最後勝利的根據。

黃哲柔

企圖。

但意大利未來的向背，就現在情形觀察，不獨局外人難於估料，即慕沙里尼本人亦無法預測。因為戰神如果一經降臨，是不容凡人不動干戈的。希特拉如此，張伯倫達拉第也是如此，將來慕沙里尼或者亦必如此。

意大利在這次歐戰中之所以惹人注意的，不是單純因為她有柏林羅馬軸心及軍事同盟的關係，而是因為她有四千五百萬的人口，可動員五百六十萬的陸軍，有七十一萬七千九百二十噸的海軍，約五千架的飛機，以及其在地中海與英法德等國的地理的關係和戰略的關係。簡言之，即軍備與地勢的關係，而尤於後者更為重要。如果她實行參戰，不獨可以使戰爭範圍擴大，同時亦可以使戰爭積極性增加。現在歐洲西線的戰事，陷於消極的沉寂的狀態，其原因是兩方都有堅固的防禦陣綫，兩方都不欲作過大的犧牲，兩方都採取以逸待勞之勢而靜待其敵人之進攻。如果意國站在軸心集團方面而參戰，則法意交界的

區爾卑斯山口，將成爲英法聯軍與德意聯軍猛烈鬥爭的場所，而意大利的北部，法國東南部，及奧大利全境，亦將成爲主要的戰場。蓋這些地方，并未設有齊格弗利及馬奇諾等堅固防禦工事，進攻比較容易，意大利可由此進攻法國，而法國亦可由此進攻意大利，爲着戰略上致勝的關係，雙方必將採取此種進攻的方法。古代英雄漢尼拔及拿破崙都走過這條路線，此種歷史的事實，當不致爲現代的戰略家所遺忘。同時英法意爲維持地中海的交通，英法的艦隊與意國的潛水艇，亦必以地中海爲其活動舞台，劇烈演出封鎖與反封鎖的鬥爭。此外由東非意屬的里特里亞，可以進攻蘇彝士，由亞比西尼亞可以進攻埃及及蘇丹及法屬突尼斯。這樣一來，非洲東北部的廣大地域，亦將成爲流血的戰區。現在蘇彝士已有四萬印度軍隊開到，而開羅及亞力山大港，亦正在加強其海空軍的防禦力。英政府這種措施，當然是預防意國進攻的準備工作。如果意大利參加英法方面作戰，則德國不獨在地中海方面的運輸路線，將告斷絕，而巴爾幹方面的經濟利益，亦將無法可以取得。如此，則希特拉不獨感覺政治的孤立，而經濟上及資源上亦將大感苦悶。這樣的一個局面，實足以促成德國經濟早日崩潰，而加速其軍事的終結。

故意大利的軍力，雖然是列強中最劣等的，但如如果參戰，無論參加那一方面，都足以使戰局發生重大的變化，非特戰爭範圍擴大，戰爭積極性增加而已，甚或足以使戰爭早日終結。

## 二 目前中立的原因

意大利在歐戰開始之初，即宣告中立，九月一日內閣會議檢討歐洲局勢時，認爲德波衝突，實肇始於凡爾賽條約，并發表告國民書聲明意大利決不在軍事上有所行動。十二月八日法西斯最高會議復又議決，如多腦河流域及巴爾幹，不發生事變，則德義的關係及意大利不參戰的地位，必不變更。由此種種的事實看來，可見意大利的中立，不是無條件的中立，而是以多腦河流域及巴爾幹之安全爲前提的。如果多腦河流域及巴爾幹不發生事變，則她最近當可不致捲入戰爭的

漩渦，而的中立地位，似乎仍可保持若干時日。

意大利的中立，不獨證明本年五月所簽訂的軍事同盟條約成爲廢紙，同時并充分顯出前此所成立的柏林羅漢軸心，有若干疏遠的傾向。自軸心關係成立之後，希特拉固然得到廣大的利益，但慕沙里尼亦因它的力量而獲得英法承認其所侵略的阿比西尼亞，擊潰西班牙的人民政府，及併吞了阿爾巴尼亞。他們結夥以來，屢次的賭博，都獲得勝利，其所抱的目的及企圖，都逐步實現。何以在目前的大賭局當中，慕沙里尼反置身於事外？這決不是慕沙里尼所抱的全部目的均已實現，內心感覺滿足；實則與此相反，他所抱大羅馬帝國的幻夢，尙未實現其十分之一。其所以保持中立的原因，約有下列兩端：

(一)軍力的劣勢 意大利軍隊的素質，在現代列強中是最劣等的。派往阿比西尼亞整理意國軍隊的德國軍官是這樣的認識，而許多軍事專家也是這樣批評。意軍不管慕沙里尼在表面上如何誇口，但在事實上的表現，無論在阿比西尼亞征伐戰爭中，或在西班牙的內戰中，確未表現過光輝卓越的成績，不獨進攻的能力不夠，而時時挫敗，并使人疑及他的防禦能力。這一點，不獨慕沙里尼內心認識清楚，即希特拉亦明白知道。在希特拉決定發動戰爭之時，曾確切向慕氏表示。他相信德國現有的實力，可以完成他的任務，在現階段可無須意軍的援助。希特拉同意於意國的中立，雖然有留作爲其斡旋和平及保全地中海方面運輸路線的企圖，但他不敢過度信賴意軍足以使他獲得最終的軍事的勝利，則屬很明顯的事實。假如意大利履行軍事同盟條約實行參戰，則地中海方面大部分的軍事，非由他擔任不可。在戰爭發動之時，她將立即受到英法海陸軍的嚴厲封鎖與攻擊，不獨陸軍要防衛陸地的防線，而海軍也要保護沿海的海岸線。意軍在過去雖然有若干勝利的戰史，但這個責任，却非其現有的力量所能擔當。

(二)財政上的困窮 意大利自侵略阿比西尼亞以至西班牙戰爭，前後經過了四年間的長期戰鬥，軍征伐阿比西尼亞，前後就動員了二十餘萬軍隊。其死傷的數目，雖不甚大，但戰費的支出，則頗有可觀，據專家估計至少在十五萬萬金元以上。這個數目，若在英法美等



國，原不值得十分注意，但在意大利的財政狀況之下，則不能不算是相當巨額的支出。而且此種支出，直到現在止還不能算是最終的帳目，因為阿比西尼亞人還繼續抗戰，這一項目的財政，還要繼續的支出。而且在同一的期間，還有阿比西尼亞開發資金及西班牙遠征軍軍費等等重大負擔。除了這些損失之外，因侵略阿比西尼亞，而受到國聯的裁判，主要的商品市場，盡行消失，直到現在，尚未完全恢復，商業上經濟上的損失，更不可以數計。經過這樣長期重大的消耗，意大利的國力，便不能不陷於疲憊的狀態。在現代高度機械化的戰爭中，有人估計十五萬的大軍作戰，每天可消耗二百萬金元的軍火。在西班牙戰爭中，已經確實證明每天要消耗數十萬金元的軍火。意國假如與英法作戰，範圍當更廣大，而消耗亦必激增。這種巨大的戰費，如果得不到有力的財政援助，在枯竭的意大利財源之下，是很難籌劃的。

因為有這兩種原因，所以意大利不能暫存觀望的態度。但這不是說意大利絕無戰鬥能力，亦不是說她以後亦必永久中立。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獨裁者，實具有最後掙扎的可能。現在慕沙里尼的中立，一方面固然有所顧慮，以及欲乘這個機會擴張貿易，以恢復其國力；但另一方面他正全神貫注於這個賭局，正細心地選擇放注的機會。假如他認為最好的機會到來，或局勢推移到非他參加不可的時候，他是準備入局作孤注一擲的。

### 三 今後的動向

意大利目前中立的原因，上面已經說過。現在的問題，則為目前的中立能否始終維持？假如不能維持中立，她將參加那一方？有人說她在此次歐戰中，會始終採取超然的態度；也有人說她的中立，不能永久維持，大約今年春季就要參戰；有人說她會參加德方，亦有人說她會參加英法方面。這種說法，由現在情形觀察，未免過於武斷。就作者個人的意見，意大利的動向，實在可東可西，可左可右，有維持中立的可能，也有參戰的可能，有參加德方的可能，也有參加英法方面的可能。這種可能性，祇有程度的差別，并無本質的相異。至這種

可能如何被克服，如何轉化而為現實性，則要靠戰局將來發展情形來決定。這種說法或者有人以為大滑稽，大沒有判斷的勇氣。其實這種說法，才是最正確最富哲學性的說法。因為意大利今後的動向，并非現時各種事情所能決定。換言之，現時所有的一切客觀條件，尚未發展到可以促使意大利決定最終態度的程度。客觀條件，是人類有力的制約物，無論慕沙里尼怎樣英雄，也不許他任意輕視。現將其各種的可能傾向，分述於後。

原來慕沙里尼的目的，是想建立包含歐亞非三洲把地中海變為內湖的大羅馬帝國。軸心集團之成立，軍事同盟之締結，以及其所以堅決反對凡爾賽體系，都是由這個目的出發的。為要達到這個目的，意大利的國策，便一如我們的敵人，定了兩條路線。一條是北進路線，稱為大陸政策；一條是南進路線，稱為海洋政策。前者的範圍包含多瑙河流域，巴爾幹半島，以至於近東的土耳其。後者則包含整個地中海的海面，科西嘉，馬耳大，突尼斯，埃及蘇丹，以至於地中海的兩極的直布羅陀與蘇彝士運河。這是慕沙里尼的目的，亦即是意大利的國策。慕沙里尼已抱有這樣的目的，所以今後意大利向背的問題，完全要看今後局勢發展會不會與這目的相衝突。如果今後的局勢發展不致威脅意大利現實的利益，或不妨礙慕沙里尼大羅馬帝國目的之實現，她繼續保持中立是可能的。然在今日的歐戰中，從意大利的立場來看，雖然是危險，但不能說是一個好機會。為實現她的目的，她應該緊緊把握這個機會，不應輕輕把它放過。而且由於她所處理的地位，她是一個與交戰國有複雜利害關係的國家，將來局勢稍有轉移，實足以使她與交戰國任何一方發生衝突與聯合。因為無論德國的勢力向巴爾幹方面伸張，或英法的勢力向地中海方面伸張，都足以使意大利感受威脅，都足以妨礙她的大羅馬帝國目的之實現；所以要這樣一個國家永久保持中立，是很困難的。如果將來的局勢發展到威脅意大利的生存，或利害充分判明可以實現她的目的，或多腦河流域巴爾幹半島現有狀態發生變化，則她將參加某一方面作戰，是無可疑的。即意大利之能否保持中立，全視乎她的現實利益會不會被威脅，她的大羅馬帝

圖的目的會不被妨礙。

#### 四 參加德方的可能性

上面已說過，慕沙里尼的目的，在於建設大羅馬帝國。以前阻礙這一目的之進行的乃為英法，所以他與希特拉結夥，而向在地中海保有巨大權益的英法挑戰。就理論上來說，他在這次戰爭，應該與希特拉共同作戰。因為單靠以中立為條件向英法索取代價，雖然或者可以得到若干的土地，但距離他大羅馬帝國的目的，仍是極遠。英法勢力一日存在，意大利的國策是無法實現的，她除非放棄她的國策，不然則她與英法的戰爭，是無可避免的。現在她的同盟國正與英法施行強力的戰鬥，如果與希特拉共同作戰能夠得英法擊敗，則她可以獨握地中海的霸權。而大羅馬帝國的目的亦可馬上實現。但直至現在止，慕沙里尼還沒有這種勇氣與決心。其原因就是上面所說的劣等的軍勢與枯竭的財政。這兩條鐵鎖，不獨鎖住了慕沙里尼的手腳，并鎖住了意大利的海陸空軍。

不獨這樣，軸心的勢力，隨着其本身的发展，復又發生嚴重的矛盾。自從希特拉併吞奧大利之後，納粹的勢力，已推進到勃崙山的隘口 (Brenner Pass)，意大利北部的米蘭 (Milan)，透林 (Turin)，威尼斯 (Venice) 等工業地帶，悉在納粹飛機威脅之下，而納粹的軍隊亦可隨時開入意大利的山谷。這一個局面，使慕沙里尼一九三四年三月所完成的意匈兩國保障奧國獨立的羅馬草約，及一九三五年四月斯吐勒沙 (Stresa) 會議所簽定的英法意三國保障奧國獨立的協定，紛紛碎無餘。慕沙里尼扶植奧國獨立的目的，原想於納粹德國之間，成立一個緩衝地帶，以保護其北部國境之安全；而現在已不可能了。希特拉雖然極力指示慕沙里尼去瞻望大羅馬帝國的遠景，但慕沙里尼內心則不能不有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之感。捷克滅亡之後，他的苦悶，更為增加，他不獨明瞭他的國防直接受着威脅，而他在多瑙河流域及巴爾幹方面的商業利益，亦有遭受摧殘的危險。他漸漸感覺納粹勢力之膨脹，與意大利國策所定的範圍，不能相容。

意大利在其國策上不能放棄巴爾幹的要求，而德國的發展路線又不能不向巴爾幹方面前進；以前威廉二世所進行的三B政策是如此，今日希特拉的目標，亦是如此。故意大利在其國策上，不獨與英法衝突，并且與日趨發展的德國相衝突。德意之間，雖然有若干共同利益共同目標，但依然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一樣，同時包含着許多複雜的矛盾。最近意國陸軍次長兼陸軍參謀長巴利亞尼及宣傳部長阿爾菲利 (Alfieri) 等親德分子之相繼罷免，正顯示着德意矛盾之加深。

這種矛盾之存在，實為德意切實合作最大的障礙。從現階段來看，意國參加德方作戰，似乎止有一個可能，就是德方在西線戰事獲得確實勝利的基礎。因為如果英法潰敗的形勢已經顯著，則意大利可無須畏懼優勢的英法海陸軍的掩擊，她可以利用軸心的關係，乘機起來掃除英法在地中海的勢力，以完成她獨霸地中海的目的。惟現時德方所求的確實勝利的基礎，尚在遙遠的彼岸，故這一可能，仍屬渺茫不可期。

從上面的考察，意國參加德方作戰的可能性，不能不說極為薄弱。然他們並非真正的朋友，但仍不失為掠奪的夥伴，如果希特拉主義一如張伯倫所說「澈底消滅」了之後，則慕沙里尼將陷於政治的孤立，羅馬帝國的發展將更陷於困難。富有政治經驗的慕沙里尼，不能不考慮這一點。這一點是德意關係未能遽然斷絕的引力。

#### 五 參加英法方面的可能性

意大利參加德方作戰的可能性已極薄弱，其參加英法方面的可能性如何？意大利會不會同第一次歐戰一樣中途背叛她的同盟國？這是研究意大利中立不能不注意的問題。從意大利國策觀點來看，下面兩種情形，都有使意大利脫離軸心關係走到相反的對方之可能。

(一) 德蘇的勢力侵入多瑙河流域或巴爾幹方面，即多瑙河流域及巴爾幹現有的局勢發生變化。意大利法西斯在其黨綱上明白揭載：「法西斯是共產黨絕對之敵」。慕沙里尼自其本身轉向以至握了政權之後，一向為共產黨加以殘酷的壓迫，不獨在國內努力於肅共，而在



國際上并提倡反共十字軍。在西班牙內戰之時，先後曾派遣了四萬五千的軍隊及大量的飛機軍械，去幫助佛朗哥將軍作戰，此是人所周知的事實。最近蘇芬的衝突，慕氏復又高揚反共的旗幟，除民眾團體舉行廣大的示威運動之外，飛機之運送，軍械之供給，義勇軍之派遣等劇目，復又一幕一幕的演出。由此可見自羅馬進軍以來，慕沙里尼反共的態度是一貫的，無論蘇聯的勢力向歐洲那一方面伸張，意大利都要出而反對。若蘇聯的勢力，真正向巴爾幹方面擴張，侵擾意大利的現實利益，其與意大利之間會引起嚴重的衝突，實為勢所必然。

至於德國的勢力，向巴爾幹及多瑙河流域方面伸張，亦非意大利所能容許。蓋這兩個地方已為意大利商業利益所在地，同時亦為其目的所定的大羅馬帝國的範圍，自然不許外來勢力之侵入。慕沙里尼在該兩方面，雖不懼怕現時各個分散的微弱勢力，但對強大德國之軍容，則不能不有所畏怖。德國的勢力如果向該兩方面伸張，無論其為軍事的政治的以及經濟的，都足以使慕沙里尼大羅馬帝國之發展，發生許多困難。近日報章盛傳意國將與匈牙利南斯拉夫成立三角集團，同時意政府的喉舌盡達，復著論謂意大利決阻止戰爭向巴爾幹及地中海蔓延。此種集團能否成立，固然有待於將來事實之證明；但意大利為其現實的利益及將來的發展，企圖組織這樣的集團當為確實之事實。此種企圖，在於確保意大利的勢力範圍，不獨防蘇，并且防德，故德蘇的勢力如果向巴爾幹及多瑙河流域伸張，必然會與意大利衝突。意大利如與蘇聯或德國直接衝突，其需要英法的援助，自無待言。

(二)英法對意大利的要求與相當的滿足，即英法做效前次歐戰以若干權益收買意大利。資本的性質，有追求利潤的傾向，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亦與此相同，無所謂公理與正義，其所求者亦為合乎資本家的利益，原料之容易輸入，商品市場之獲得，殖民地權取範圍之擴大等，是其主要的目的。在法西斯支配下的意大利，自然不能例外。去年九月一日意內閣會議雖決定聲明中立，但同時各報則極力鼓吹索取科西嘉，馬爾太，突尼斯，蘇彝士，直布羅陀等地，并謂：「國際糾紛之解決，意大利之要求，應予以滿足」。此外意國的軍事專家

亦謂蘇彝士與直布羅陀，一日在英國控制之下，意大利終嶼地中海的囚犯。由此可見意大利一方面雖然聲明保持中立，但他方面欲乘這個戰爭的機會獲取若干利益以擴張其勢力的企圖，則甚顯著。關於此事，據說意外交部長齊亞諾與英法大使正在交涉中。德國是「無」的國家，而英法是「有」的國家，意大利所欲者，不是德國現有的土地，而是英法現時所保有權益的地方，能予意大利以滿足者，厥為英法。故目前的問題，不是意大利要求不要求，而是英法給與不給與及其所給與的程度能否滿足意大利的慾望。直布羅陀與蘇彝士是英帝國聯絡遠東航線與殖民地重要的據點，一旦舉而讓諸意國，似乎不大可能。但英法如果認為誘致意大利參加作戰確可以在勝利上發生決定的作用，則對意大利作相當的讓步以其他土地作交換，是可能的，上次歐戰意大利保持中立，凡九閱月，至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始與奧宣戰，而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有名的倫敦秘密條約成立之後，至一九一六年八月復又對德宣戰。意大利所求者為其支配範圍之擴大及大羅馬帝國之實現，故英法如果再來一次倫敦秘密條約，許與意國若干的權益或對於她的要求給與相當的滿足，則意國參加英法方面作戰，是有充分可能的。惟上次歐戰結束之後，除亞德里亞海的脫利斯脫（Trieste）及波拉（Pola）等地劃與意國之外，倫敦秘密條約所定劃與意國的非洲土地，迄未實行，成為慕沙里尼攻擊凡爾賽體系的口實。因為有這一次的空頭支票，所以如果英法再用以前的方法拉攏意大利，則慕沙里尼必要求先期兌現，自可斷言。

## 六 結論

由上所述可見意大利目前的中立，不過是一時現象由於她的國策及其在地理上所處的地位，這次歐戰中，要始終保持中立，殊屬困難。將來形勢之發展，很容易影響她的利益而使其改變中立的態度。目前的中立，不是因為有軍事同盟及軸心的關係，想為希特拉造成有利的形勢，恰恰與此相反，已做到破壞條約的第一步，正準備更大更有利的投機行動。至其參加那一方面，則視其從那方面所獲的利益較

大以爲斷。如果她在多腦河流域及巴爾幹半島的利益受德蘇勢力伸張的影響，或英法對於「的要求給與相當的滿足，則她有參加英法方面的可能。反之，如果希特拉在戰爭上獲得決定的勝利，使她大羅馬帝國的目的容易實現，則她有參加德方的可能。總之意大利的態度，不是空談的國際條約所能牽制，而是視乎實際利益而轉移。希的先哲馬

## 蘇聯的動向

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過去的政策，是主張和平，扶助弱小民族，反抗侵略。此次突然出兵西境，與德國共同瓜分了波蘭，現在又發動蘇芬戰爭。因此就有人說蘇俄亦是一個侵略者，而名之曰赤色帝國主義。蘇聯是不是帝國主義，本毋庸吾人代爲辯護，亦毋庸吾人妄加詆毀。惟當中國抗戰之現階段，國人頗多主張以聯俄爲中國主要外交路線，是則對於吾人所欲聯絡之國家，不能不有澈底之認識。荷蘇俄真爲一帝國主義，吾人與之合作，在範圍上，在條件上，就不能不加以考慮；假若它不是帝國主義，而吾人偏因觀察錯誤，乃故限制相與合作之程度，或甚至不敢與之合作，則未免因噎而廢食矣。此吾人不能不詳加討論者。斯文之作，意即在是。

依帝國主義之定義，資本主義發展至最後階段，必以武力征服弱小民族，使之成爲殖民地，以作其銷售商品之市場，始謂之帝國主義。此次蘇聯之佔有波蘭一部分土地，及與芬蘭之糾紛，其用意是否亦若斯，吾人可由下列數點以觀察之。

(一) 在戰前，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及羅馬尼亞之一部分，皆爲帝俄舊領，而各皆含有俄國民族於其中。第一次歐洲大戰結束，各小國藉英法之力，紛紛獨立。當時俄國革命初成，無力抵抗各帝國主義國家之封鎖。不得已乃承認各小國之獨立，藉以爲緩衝地帶，而可避免與英法發生直接衝突。是後各小國皆以英法爲中心，而成爲反俄陣線中之先鋒隊。過去蘇俄以四面楚歌，惟有隱忍退讓，利用溫和外交方式與各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惟「這些國家

基雅弗利 (Nicolò Machiavelli) 在十六世紀初期所提倡「自己保存」的原則，即國家在保存自己之必要限度內，或在生存競爭之必要限度內，可以不擇手段之主張，至今對於慕沙里尼仍是一種有力的影響。

## 董爽秋

與蘇聯相接壤，而且易受其他強國的操縱，所以縱令簽訂條約，暫時結成友好關係，但隨時都可成爲反蘇戰爭的一環，而與蘇聯相對峙。由這一點看，蘇聯當然要不斷地感到不安的。「波蘭是在凡爾塞體制下建立的法國同盟國，它在東歐的地位極爲重要；法國一方面利用它來牽制德國的背面，另一方面利用它做反蘇十字軍的先鋒，它是負有這兩重任務的。我們用不着回想波蘭進兵基輔的事實，就如畢蘇斯基獨裁政權所策劃的主要軍事政策，事實上也是針對着蘇聯的」。(鈴木東民著「歐戰與蘇聯動向」劉惠之譯)。至斯米格利實所掌攝的獨裁政權，亦還是依照畢蘇斯基傳統政策，而與蘇聯爲敵。波蘭既已成爲蘇聯不安的因子，而時刻感受威脅，則蘇聯爲自身生存計，不能不謀所以解除此種威脅的方法。此次德國進兵波蘭，眼見到整個波蘭即將淪入希特勒之手。而蘇俄爲救居住於波蘭之俄國民族，乃承時出兵西圍，以從希特勒手中奪回俄國舊有之一部分波蘭土地，未必即爲帝國主義之侵略行爲也。

(二) 芬蘭亦爲舊俄領土，已如上述，但自其獨立後，始終以反俄爲中心。初聯英法，尤其是「英國成爲反蘇運動的領導者，英芬關係即以反蘇爲基礎。自德國希特勒上台後，提出反共口號，芬蘭又與德國拉在一起。」(十二月四日雲南日報社論)。因此「芬蘭軍隊的首腦部亦與德國國防軍首腦部，有着密切的關係」(劉譯歐戰與蘇聯動向)更因芬蘭在地理上佔着重要的位置而可爲英法德等國所利用以作反蘇的根據地。所以它們必把它拉在懷抱裏溫柔地摸撫着。蘇聯鑑於

環境的惡劣，必先鞏固內政，所以經過兩次五年計劃，不特國基因以穩定，而軍事方面之準備，亦為任何帝國主義國家所不敢單獨侵犯者。即如北冰洋方面的交通綫亦有驚人的發展。蘇聯本為一缺乏出海口之國家。在波羅的海方面，只有列寧格勒一處，且每年總有數月凍冰不解。其北岸各地又在北極圈內，對外交通，常為凍冰所阻。幸在可拉半島有亞力山大洛夫斯克與穆爾斯克兩個不凍港。經多年經營，這兩個不凍港，尤其是穆爾斯克，已在軍略上成為重要的艦隊根據地。因此商船或軍艦即可由是處出北冰洋西達大西洋，東經西比利亞各海岸而過伯苓海峽以與其太平洋中之遠東國土相聯絡，且可由此以擴大其與南北美及與遠東各地的貿易。蓋蘇聯自上述二港築成後，其遠東海洋與歐洲海洋之交通聯絡，較之由芬蘭灣出大西洋經蘇聯七運河或巴拿馬運河以達太平洋可縮短一半以上的航程。「可是西方帝國主義對於蘇聯在這方面的經營是不會不嫉妬的，所以它們利用芬蘭在巴倫支海方面威爾遜斯和亞力山大洛夫斯克，在波羅的海方面，則利用芬蘭在地理上的優勢封鎖芬蘭灣，威脅列寧格勒。英國海軍更有計劃地企圖在北角方面切斷蘇聯由北冰洋到大西洋的交通」。

（「蘇芬談判破裂的地理因素」國新社稿）。並且它們由「漢科半島也可以扼住列寧格勒的咽喉，這自然不是蘇聯所能容忍的。又按諸蘇聯建軍計劃，第三次五年計畫以龐大之海軍為建設中心，而波羅的海艦隊的建設在它的建軍計劃中又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蘇聯自不得不在重重包圍中打出一條血路。」（十二月四日雲南日報社論）。在這種形勢之下，蘇芬之戰乃遲早所不能免者，所謂蘇芬之戰，實即蘇聯與帝國主義之戰之第一幕，亦即蘇聯世界革命戰之開始。且戰爭而為着在重重包圍中打出一條血路，其非帝國主義之侵略戰也明矣。

（三）由於上面所舉的兩點，可知蘇聯目前的動向，完全是站在生存態的觀點上，想從四面包圍的環境中解除威脅，而謀鞏固其國防。現在或有人要疑問，各帝國主義之陰謀威脅蘇聯，究竟真如蘇聯所感覺到的那樣嚴重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要看英國保守黨的政策，就可以知其大概，張伯倫過去無論對於日本，對於意大利，對於德國，

無不用妥協遷就的政策以緩和之，而謀共同對蘇聯戰，尤其對於德國，總想驅使希特勒向東進展，所以去年為捷克蘇台德區事件竟把蘇聯關於慕尼黑會議場的大門之外，意即欲使希特勒在中歐莫再求發展，可將勢力擴充到波羅的海方面去。待德國吞併捷克，繼之又對波蘭採取攻勢，英德的矛盾才極端尖銳化，英法才欲取包圍方式以威脅德國，因而才有英法蘇聯結軍事同盟的談判。可是在這個談判中，英法「要求蘇聯在與英法有同盟關係的波蘭和羅馬尼亞受到他國攻擊的時候，出來加以援助，但是如果蘇聯受到攻擊的時候，是不是英法也要給以同樣的援助呢？則英法就一字不提了。又英法要求蘇聯對中東歐五個國家加以援助，但是拒絕對於蘇聯接壤的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三國加以保障。這個陰謀的目的是很顯明的，即英法企圖使波羅的海沿岸各國沒有保障使德國轉向這方面去發展，並藉以免除德國加於它們的主要同盟國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威脅。」劉譯歐戰與蘇聯動向。

而張伯倫這種謬誤，不特史他林看得非常清楚，即希特勒亦明白他的用意。惟國家立場，以利害為前提，左右進退，自有其一定策略在，豈他人所能愚誘挑之者哉？要知希特勒目前之興趣，並不在波羅的海三小國，其急欲解決之主要問題，是在佔領但澤自由市，以打通走廊。此亦因但澤之重要，在歷史上即為德國所必爭之地。畢士麥曾經講過，如欲爭霸歐陸，必先奪取但澤。其意若佔領但澤，即可扼維斯杜拉河之咽喉，以控制波蘭。波蘭既入掌握，則對中東歐進可以以戰退可守矣。所以德國此次不惜冒險與英法一戰，而必奪取但澤。此後即可利用但澤之形勢，以為爭霸於波羅的海之海軍根據地，並可由此地向北歐各國，如瑞典芬蘭等地，取得資源，以發展其工商業。設希特勒於此次戰爭幸而不致於失敗，則佔領但澤，固可視之為已完成其爭霸波羅的海之第一步工作，或亦可視之為已完成其攻取匈南羅保等國之第一步工作。惟欲取但澤，必聯蘇俄，而蘇俄又已知英法陰謀不利於己，亦樂得與德國暫維友好關係。於是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因以出現矣。現在歐戰既已發生，而英法德又皆為戰爭國，無力東顧，蘇俄即乘此時機，以謀解除其西陲的威脅，乃刻不容緩之步驟也。現

波蘭一部分土地已爲所佔領，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國，又皆已與之締結互助協定。至於向來反俄最力之芬蘭，蘇聯亦要求與締結同盟。不幸竟遭芬蘭拒絕，是則蘇芬戰爭，乃目前所不可避免者矣。

(四)各帝國主義爲甚麼要那樣用盡陰謀來包圍蘇聯，威脅蘇聯呢？是不是因爲它們看出蘇聯亦是一個帝國主義，怕它要與它們爭取殖民地呢？吾以爲荷蘇聯真爲一帝國主義，其野心之大，充其量亦不過如日本之欲獨霸東亞，或如德國之欲重分殖民地，英法美都還可以容忍，且還想用妥協退讓的手段，以謀彼此諒解。即至英國對於日本由德運輪之軍火，還可作爲特例而准許其通過封鎖綫（十二月四日倫敦合衆電）。況事實上蘇聯在過去二十年中，不特與西方各帝國主義國家未曾因土地或市場發生爭執之事，即與日本之歷次衝突，亦都是聲由日開，蘇聯只是加以抵抗而已。何以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蘇聯就一步不肯放鬆，必嫉視之，威脅之，或更謀有以顛覆之而後快呢？此中自有其原因在。蓋以各帝國主義者之觀察蘇聯，眼光較吾人爲銳敏，認蘇亦較吾人爲清楚。正因蘇聯不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正因蘇聯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正因社會主義是帝國主義不能妥協的死敵，所以各帝國主義國家才如是嫉視它，威脅它，而更謀顛覆它。我們只要從此次蘇芬事件中，就可以看出各帝國主義着的情緒，是如何地興奮！是如何地焦燥！是如何地不安！第一，芬蘭只是一個具有三百五十萬人口的小國，飛機只有一百五十架，內佔轟炸機五十架，常備軍原不過三萬人，戰時可免強動員三四十萬人。以如此實力而欲與蘇聯鬥，真可謂螳臂當車。然而現在芬蘭居然與蘇聯抗矣。這當然有英法及其他國家作它的後盾，英駐比公使館已公開承認以軍火供給芬蘭。英法之扶助芬蘭，是爲了自身的利益嗎？我們知道，英法在芬蘭並無利益可言。過去所以要把它拉在懷抱裏，就是想藉芬蘭的地理形勢，作反蘇的根據地。現在已身既忙於應付西歐戰事，安有餘力來對蘇作戰呢？所以對於芬蘭，亦只好自恨心有餘而力不足罷了。第二，國聯此次對於蘇芬事件，何其口義勇爲！一經芬蘭提出申請，馬上就召集

大會討論處理辦法。而對於中日事件，除李頓調查團一紙空洞的報告書外，對我申請書，至今猶謂「尚在考慮中」，不予提出討論，我們知道，所謂國聯，完全是英法的國聯。英法在芬蘭既無利益可言，而在遠東的利益，又非常重大，何以英法乃故輕其所重而重其輕耶？是即因遠東之日本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尚有合作機會。而東歐之蘇俄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就永無妥協的可能了。第三，美國政策，尤其是孤立派議員，向主門羅主義，對他世界一切事件，皆不願參與。獨此次對於蘇芬糾紛，孤立派則不勝憤慨，並主張立即召回駐蘇大使，而與蘇絕交，此其又何所爲而若是乎？爲了美國在芬蘭的利益嗎？美國在芬蘭的僑民共只有四百人，所謂利益亦只是四百人的生命財產而已。即再加上芬蘭所欠美國戰債，總其數，無論如何，亦不會超過美國在華利益之重大喇！何以美國對於芬蘭如此關心？當蘇芬戰事一發生，美國即聲言芬蘭所欠戰債可以緩付。羅斯福記者談話稱，荷芬蘭對美戰債如期照付，美即將十一一兩個月份債款數共二十三萬四千六百九十三美元，撥款芬蘭人民。又美國進出口銀行及復興公司準備以一千萬美金之信用借款貸予芬蘭政府。至其對於中國，過去雖亦有若干幫助，但無論如何，未若其此次幫助芬蘭之積極也。觀其孤立派議員不主張對日禁止軍火之運輸，可知其然。據羅馬人民報駐紐約通訊員八日電稱，以日本輸入之二萬二千五百萬元的軍火計，美貨要佔一萬六千一百萬元。又據紐約哈瓦斯航訊，亦謂歐戰爆發後，日本向美購貨數量增三分之一，尤以銅鐵煤油等軍用品爲多。荷美國對於中國亦如幫助芬蘭之積極，只要在軍需品上不予日本以接濟，則日本之侵略戰，不停而自停矣。若謂美國之助芬蘭，是爲公理，爲正義，則中國抗日之戰爭，在公理正義上之意義，總不會在芬蘭之下罷；此亦因中國所抵抗的是帝國主義的日本，而芬蘭所抵抗的是社會主義的蘇聯耳。

由上述各點，應可證明蘇聯不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但爲着它自身的生存，固不能不謀自衛，而爲着它世界革命的立場，亦不能不謀發展。它此次積極向波羅的海活動，要求波羅的海各小國與之共同

合作，即所以鞏固其西境的邊防，亦即所以穩定其世界革命的基礎。當然在形勢上看來，它此種以實力作後盾的要求，強人就範，未免引起人家誤會，而認之為侵略行爲。此即爲吾人所應特別注意之點。吾人應注意其要求條件如何？吾人應注意其合作範圍如何？依報紙所傳，事實所證，至今日爲止，蘇聯所要求於各國之合作條件與範圍，皆以軍事方面爲限。吾人試觀蘇聯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國所定之互助協定，皆只限於軍事範圍，至關於政治經濟或其他方面之主權，則完全由各該國自主，而爲條文所不載。即如蘇聯所要求於芬蘭之條件，亦只限於軍事合作，此外則毫無提及政治經濟各方面之事。此可由蘇聯與芬蘭兩西林之人民政府所簽訂之互助友好協定而知之。因此協定乃蘇聯政府認爲最滿意者，其協定中規定：（一）芬蘭以漢科半島及其毗連地帶與蘇聯作海陸軍根據地，而蘇聯則以其下列列阿七萬方公里之地讓與芬蘭；（二）芬蘭灣內有小島八處及芬蘭北部里巴奇與斯萊特尼兩半島租與蘇聯，而蘇聯則付與三萬萬芬蘭馬克代價；（三）列寧格勒方面之芬蘭邊境應向後轉移若干公里，蘇聯則爲

## 蘇芬戰爭的剖視

### 一 怎樣了解

十一月過去了，西線尚無重要戰事；除了海面上不時有水雷潛艇炸沉商輪一類事件外，雙方飛機也祇在空中打盤旋，這大約就是所謂「神經戰」吧。然而，自從前月最後一天蘇芬戰事爆發，北歐的烽火却以比較熱鬧的場面吸引了世人的注意。

從表面上看來，蘇芬戰爭好像祇是雙方本身問題，或者如那些人區說是「一個強國侵略弱國」的問題，然而，我們如果尋根究底地探討起來，蘇芬問題其實也就是現世界上一個最本質的問題，牠所包涵的意義倒是很廣大的。

人們往往容易爲「一個強國侵略弱國」這句空洞的話所模糊了，而忽略了問題本質的意義。其實單拿「一個強國侵略弱國」這句話來

此特付芬蘭馬克三千萬以資抵償。觀此協定之內容，顯與帝國主義之侵略弱小民族，而必使之成爲殖民地，以供其作經濟的剝削也，大不相同。誠然，以蘇俄之強大，對芬蘭之弱小，不異以石壓卵，何患其爲害！殊不知蘇聯所以必爭取芬蘭之合作，正因其弱小無能，將必爲各帝國主義國家所利用，而有害於己身。此點爲蘇聯所不能容忍，而必承機以全力解決之者。但若謂互助協定，應得雙方同意，而後始可訂定之，今蘇聯以武力壓迫芬蘭就範，則未免跡近侵略矣。以形勢論，蘇聯以大凌小，似有侵略之嫌。但在今日你爭我奪之時，蘇聯又隨在隨時皆有遭受敵人襲擊之險，而必責蘇聯以體讓爲懷，是則蘇聯只好坐以待斃，一任各帝國主義國家之包圍宰割矣。雖然，中國古人曾有以兵諫君者，尚不失爲忠臣；而對於蘇聯在互助原則下之以兵要盟，何獨不能鑒其心而略其跡哉？如必以蘇聯今日之動向，係屬帝國主義之侵略行爲，則蘇聯今後之侵略行爲，或更有甚於此者。尤其是各帝國主義的國家，將要大感其侵略的威脅咧！

林悠如

衡量蘇芬戰爭，等於什麼都沒有了解。那末，要怎樣去了解蘇芬戰爭的意義呢？本文對此將加以詳細的剖述。

### 二 問題的本質

誰都明白，世界上兩個範疇的對立——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對立，是我們這個時代中最本質的問題，歐戰發生了，這個對立雖暫告緩和，然而，戰爭之表現爲英法對德國的戰爭，到底大大違反了民主國家的初衷，那末可能不可能把戰爭轉個方向呢？可能當然是可能的；而且這幾個月來，他們正在朝這方面努力。這我們可以從美國公開支持芬蘭上面看出來；可以從英法拉攏意大利，和英法土互助協定的成立上面看出來；可以從英法拉攏意大利，和意大利的反對蘇聯勢力進入巴爾幹這事看出來。世界上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的對立



比之馬其諾陣綫和齊格非陣綫間的對立，不知還要深刻到幾十萬倍。不能了解這點，就不能夠了解蘇芬糾紛的主因，就不能了解這次戰爭的深刻意義。

蘇芬談判起於十月十一日，在蘇聯與波羅的海三國訂立互助協定之後，蘇聯的要求是：(一)芬蘭讓出卡累利阿地峽一帶蘇芬交界處向例甯格勒之北撤退數十公里，而蘇聯則以卡累利阿地雙倍土地作為交換；(二)芬蘭將芬蘭灣附近領土的一小部份在一定期限內租與蘇聯，由蘇聯在該處建立一海軍根據地。(三)芬蘭承認不在奧蘭島設防。(四)雙方訂立互助協定。這要求因芬蘭的反對，蘇聯一再讓步，表示不求芬蘭向北撤退，只要求芬蘭解除卡累利阿地峽一帶蘇芬交界處的要塞工事；不堅持反對，芬蘭在奧蘭島設防；只要求以芬蘭本國兵力設防不得由第三國參加；而且與芬蘭訂立軍事同盟的要求也放棄了！在談判進行中，蘇聯要求妥協的心理，比芬蘭更來得急切；但芬蘭卻以領土的「獨立完整」為理由，拒絕了蘇聯的建議；談判遂宣告破裂；前月二十八日，蘇聯宣佈廢止蘇芬不侵犯協定，二十九日，宣佈與芬蘭絕交，三十日，蘇芬的戰爭，就爆發了。

在這裏，我們首先須要明瞭，芬蘭在十月革命前是帝俄領土的一部份；革命後和波羅的海三小國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都得到獨立。歐戰後，他們的政權都握在資本家財閥的手裏；這樣便形成了資本主義國家進攻蘇聯的據點。最近歐戰發生，隨着波蘭的崩潰，蘇聯先後與波羅的海三小國訂立互助協定，驅除了從這方面而來的威脅。蘇聯為完成波羅的海的安全保障，便轉而與芬蘭談判。可是，在外來的勢力支持影響之下，芬蘭的態度就非常強硬了。蘇芬談判剛在十月十一日開始，美國就於十月十二日向芬蘭表示同情。勸蘇聯「勿為過甚」；十五日北歐四國會議，西方英美表示欣慰，認為這是北歐民主國家團結的象徵；此外站在背後支持芬蘭的還大有其人。

難道事情還不容易明白嗎？如果蘇芬談判成功，芬蘭接受了蘇聯的建議，不是給蘇聯完成了他的安全保障，不是使未來的反蘇戰爭更難有勝利的把握嗎？

自前次歐戰以來，芬蘭都是遵從其主人西方民主國家的命令來反對蘇聯。——莫斯科真理報這樣指出。這語並不冤枉，在芬蘭，納粹的活動，是週知的事；據說(納粹在芬蘭森林中建有秘密飛機場)在芬蘭曼諾海姆陣綫，早就建築起來了。裝在卡累利阿森林中的大砲正直指着列寧格勒；這個占有三百萬人口的蘇聯都會，彼此的距離，比現代的長射程大砲所及的射程還短。還有比這重要的，今年六月英蘇談判時候，格蘭費爾君，曾致倫敦「勞動月刊」編者一封信說：「英政府遲遲不願締結英蘇同盟。」從其一般政策上看來，是可以了解的。但目前則有其特殊的理由在，為預料將來德國由波羅的海進攻蘇聯計，英政府已與芬蘭和愛沙尼亞締結秘密協定，規定在反蘇戰爭中，英政府可以利用該二國的飛機場，作為助德之用此項秘密協定存在大概已有十年。」

堅持着「安全保障，甚且不惜訴之於戰爭。蘇聯的政策，我們是可以了解的；堅持着「完整獨立」，雖與蘇聯衝突，也不顧忌。芬蘭的態度，我們也是了解的。問題變得非常簡單，蘇芬的對立，其實就暗示着這世界上兩個範疇的對立；而且戰爭就這樣地爆發了。

### 二 意義深長的戰爭

現在蘇芬戰爭正在劇烈進行中，芬蘭當局已向各國發出求援的呼籲：「倘無切實援助，芬蘭將必亡。……芬蘭若敗，則其對英法及全世界的影響，尤有甚於波蘭的滅亡。法國對此，也應三思，目前蘇聯或者仍屬德國的同盟，然芬蘭若亡，則縱令德國戰勝英法，也所何得呢？」(七日芬外部接見路透社記者所說。)

芬蘭的統治階級們是很忠實於西方的民主國家的；但是在這情勢之下，西方民主國家不能給芬蘭以「切實的救援」，不能挽救芬蘭赫爾辛基政權的覆亡，當然還很成問題；然而，無論如何，芬蘭當局的呼籲是有很深長的意味的。牠幫助我們了解何以蘇芬戰爭會引起世界上那些國家的反響；甚至還引起了大西洋彼岸的美國，以及在他卵翼下的南美諸共和國的憤怒。這是在德國吞奧併捷使波，意國的滅

亡阿爾巴尼亞時所沒有的。事情是這樣：倘芬蘭的赫爾辛基政權當真覆滅了，蘇聯以其力量強化北歐的中立地位；而且庫西寧政權的成立，使世界上多一個「赤色怪物」。這在西方民主國家看來，誠如芬蘭當局所說：「其影響尤有甚於波蘭的被滅亡。」這裏請注意下面兩段新聞：

英外相哈里法克斯五日在貴族院演說，除申斥蘇聯攻芬爲「不可寬恕的侵略行動」外，又稱「有人提議不論以何種條款爲基礎，想立刻訂立和約，以挽救西方文明免陷破產，我意此種眼光，備極短視」。

英工黨首領莫理遜也宣稱他反對「蘇聯侵芬」，但亦反對國內的反動派，主張與德議和，進攻蘇聯。

爲了「挽救西方文明」，英國保守黨中有主張，即與德國議和，進攻蘇聯的。有主張先擊破德國，然後對蘇的。外相哈里法克斯大約是屬於後者。

那末德國態度怎樣呢？表面他裝着沉默，或裝作同情於蘇聯暗中當然感到不快，日前報載納粹內部因此事發生內鬨，大約但是事實。但是這些還不是重要的事情。以下，我試引一段塔布衣夫人的報告：

「里賓特洛甫認識到他要求蘇聯援助的計劃的完全失敗。謝天謝地，希特勒不要再反對斯堪的納維亞和巴爾幹國家的布爾什維克化。理由是共產主義對歐洲的威脅，有一天可許將成爲希特勒最後的資本」。

## 中國國民應來個廢約運動

### ——獻給不願出賣良心之美國國民——

陳君澤

在中日戰爭過程中，國際上有一最不道德，最不可以理解的矛盾事件是，日本之侵華戰爭原料，取給於軸心國者十僅一二，而取給於民主國——美國——者更十居七八。美國此種助長侵略氣燄之錯誤行爲，吾人本早欲有所表示，其所以力持鎮靜與隱忍者，一則誠恐有礙中美兩大民主國之親愛精神；一則認爲美國此種錯誤行爲，終有悔悔

哩。

「里賓特洛甫曾指出，有以下這麼一個時間來臨的可能性。即希特勒可以轉向英法，而對他們說：「文化祇有一個，敵人——布爾雪維克主義。我們願提供我們的軍隊幫助你們來戰它。」他說，如果德國的軍隊發現他們面對着「災厄」，那末這樣的時間便來臨了。」

請把這段報道同上面的新聞一起看看吧！我們不難體察出在蘇芬戰爭的背後，正醞釀着一種意義深長的戰爭資本主義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的戰爭；而且，前者無庸說是後者的前奏。

#### 四 等待歷史來解答

這一種意義深長的戰爭，在歐戰初起時，便已在潛在中發展。隨着蘇芬戰爭的爆發；必然會加緊推進。蘇聯不會不明白的。它一方面正利用着資本主義體系本身的矛盾，以緩和這方面來的威脅；一方面他當然不願錯過任何可以取得保障自己安全的機會。戰後蘇聯的外交活動完全以這兩點爲原則。如果不是先懷偏見的人，總應該承認社會主義國家是有權利保衛他自己的。

至於這個意義深長的戰爭，將於何時爆發，怎樣爆發？是不是在資本主義國家大聯合的形式下進行？抑或在擊破了「希特勒主義」後，才來討伐蘇聯，甚至同時來擊破呢？這一切只有等待未來的歷史去解答。

怨尤之日，的確，在去年七月，當英日在東京舉行談判之際，一如吾人所期的，美國果以痛悟前非之良心行爲，毅然宣告廢除美日商約！這麼一來，在日本固是焦雷一劈，但在愛護和平者則彷彿春風夏雨，易地稱快。其結果，不但使美國過往在國際上所蒙不道德之罪名有所表白，就是四萬五千萬遭受美國所售供之飛機大砲所威脅者，對美國



間接殺人之怨望亦一掃而空。惟近來美國在日本威迫利誘之環境中，關於對日經濟封鎖法案，更有不少議員公行反對，關於今年一月二十六日，美日商約廢止期滿後續訂新商約之主張，亦大有其人在。參院外委會主席畢德門，雖力主對日經濟封鎖，可是參院外委會主席勃魯姆則態度模稜，默不則聲，而心懷叵測之波拉氏等，則刀大斧闊，橫施破壞，美國外交政策之所以如此其紊亂，波氏之所以敢於揭發背叛正義旗幟者，推厥底蘊，實自有其不可忽視之背景在：誰都知道，美國微論其民主黨或共和黨執政，其白宮政柄，自來是操于 *Wall Street* 諸財神之手，這是毫無疑義的，而美國軍火商則是財神界之一員，或許亦是極重要之一員，亦是毫無疑義的，中日戰爭，日本是美軍火商之利市仙官，是歐戰後二十年來，絕無僅有之生財大道，更是盡人皆知的。今美政府因要用經濟封鎖來制裁侵略，而實行廢除美日商約，此舉直接遂足摧毀了日本之侵略政策，可是間接却破壞了軍火商之生財大道。故對日經濟封鎖，當然為財神界所不願有，亦不樂聞的事。所以波拉等之甘冒國際大不韙，公行反對，亦早在吾人意料之中，惟吾人今所要言者是，美國之國格，美國一萬二千萬崇尙正義之人格，該不該爲了少之又少之少數財神之不正當利益而出賣，而犧牲？

一般人對於國際上紛亂的觀感，大都認爲侵略主義者是個破壞和平，製造戰爭的罪魁，而軍火商是此種罪魁之尤者則似少人注意到，假如可以用個譬喻的話，則侵略主義者僅是一個行兇者而已，主兇人還當歸罪于軍火商。軍火商既以製造殺人利器爲其牟利政策，則必然的軍火商之惟一手段，亦就是煽動分裂，製造戰爭，世界上戰禍愈熾，則軍火商之生意愈興隆；人類之血愈流得多，軍火商之利潤亦愈來得大。當日本侵犯滿洲之際，國聯致力和平之秋，而 *Schneider* 等軍火製造廠，却不惜以巨量金錢，收買上海各西報，鼓勵中日戰爭，亦不惜以巨量金錢，賄賂巴黎言論界，破壞國聯對於中日調解之努力；古巴之內戰，是由于美軍火商駐巴代辦玩出來，他一面是扶殖與激勵門治伊達黨——*Mandata Faction*——購買軍火，摧翻馬查杜政府——*Machado Government*——，另一面則策動政府黨，購買軍火討

伐反對黨。因此古巴之內戰于焉起，因此美軍火商之利路亦于焉左右逢源，結果，古巴固因內戰而破產，而軍火商却因古巴內戰而發財；希特勒之成爲亂世魔王是由于 *Ugla* 等軍火廠，要達其恐怖歐洲企圖，故不惜以財力物力資助希氏，結果促成希氏東西南北，到處尋仇，而演成今日歐戰之大悲劇！所以軍火商自來，尤其是近來在國際上所造成之戰爭罪惡，與侵略主義者在國際上所造成之戰爭罪惡，實無所差別，其不同者侵略主義之罪惡顯而易見，而軍火商之罪惡則隱而難明耳。今美國若爲少數財神之不正當利益，而不惜犧牲美國立國之大本，有心人實不林示爲弱小民族危，亦不禁爲正義公理危，尤其是其不禁爲美國國格憂！此吾人之所以要喚起美國國民注意者一。

九國公約，其倡始者爲美國，其目的在要以九國公約爲奠定太平洋永久之太平，亦在要以九國公約爲鎮壓遠東侵略主義之護符，其用心之苦，顧慮之週，誠足敬佩。惟日閥侵略戰興，美國朝野，或隔岸觀火，或徒喚奈何，間雖有不平之鳴，但空雷不雨，以致國聯盟約因是無靈，九國公約因是失效，無辜人類亦因是顛覆腥風浩劫！夫日本之所以悍然敢廢九國公約，發動戰爭者，與其說是由于日閥之優越感與侵略慾爲其內素，毋寧說是由于美日商約爲其外因；蓋以先天偏枯，後天短視之大和民族，若無美日商約爲其護取戰爭原料護符，則日本決不敢，亦不能輕行冒險，設敢冒險，畢竟亦無法持久。所以倘日本之侵華，沒有美國軍火商爲之支援，則日本決無持續侵華之能力；倘美國軍火商沒有美日商約爲憑藉，或亦不敢公然援助強梁，使漁利小。故吾人認爲日本之敢于破壞九國公約者，實美日商約爲其厲階，而日本之敢於發動侵華者，更是美軍火商有以造其成。是以吾人認爲要打到日本軍閥，務先打倒美國軍火商！要保存九國公約，務先廢除美日商約！這是天經，亦是地義。此吾人之所以要喚起美國國民注意者二。

美國之太平洋政策，其最大弱點，在于不敢開誠與蘇聯緊，美國在十年前，它確有左右太平洋之威力，它確無須乎與蘇聯緊，即可單獨制勝任何侵略國，但十年後之今日，美國在太平洋之優勢地位，業

已逐漸旁落於蘇俄之手矣。以目今之蘇俄，在太平洋所處之軍事地位，都較英美其它列強為優勝，苟蘇助美制日，則日將立於必敗之地，反之，苟蘇助日制美，則美亦必無操勝之由。故誰想在太平洋有所作為，誰就應該與蘇聯繫，這是無可掩飾之事實，今美國若要挽救太平洋之頹勢，勢須與蘇聯繫，亦是無可掩飾之事實。但美國既不願放棄太平洋之霸業，而又不願開誠與蘇聯繫者，一言以蔽之，就是美國財閥們從中搗鬼所致。美國財閥們骨子裏之怕懼蘇俄，憎惡蘇俄，正與張伯倫氏骨子裏之怕懼蘇俄，憎惡蘇俄，同一因素，同一比例；英國之張伯倫，他寧可說希特勒作任何退讓，任何犧牲，于必要時寧可來個慕尼黑會議，出賣捷克，反之，他至死亦不願與蘇聯繫；美國之張伯倫——當然是財閥們——亦是如此，美國之門戶開放政策，雖被日閥破壞，在華利益雖被蹂躪，但他們寧可一面供給日本原料，助長日閥伸張大陸政策，侵略中國，防堵蘇俄。亦寧可一面反對關島設防，主張放棄菲律賓，至不得已時，寧可與日閥來個東方慕尼黑會議，出賣遠東利益，反之，他們亦至死不願與蘇聯繫。然而英之張伯倫，賣人賣己之結果，仍難免與德一戰，若以現在而例將來，則美之張伯倫，賣人賣己之結果，歸終亦是難免與日一戰，此種事實，苟非近視，當能洞燭。故此美國若不忍重蹈張氏覆轍，最善莫如與蘇聯繫，惟有與蘇聯繫，始能挽救太平洋之厄運，亦惟有與蘇聯繫始能維護遠東之利益，更惟有與蘇聯繫始能減輕美國國民對於太平洋國防費之負擔。此吾人之所以要喚起美國國民之注意者三。

日本自發動侵略戰以還，在國際地位上已日趨沒落，日陷孤立，如蘇俄與英法，雖仍與日本維持商業關係，但蘇俄早已決定不賣有關軍用原料于日本，作為消極與間接制裁，至於英法亦在竭力避免以戰利品售供日本，窮措大之義大利，所需原料，尚且仰給于人，當然沒有長物實供盟友。故日本之戰爭原料，畢竟只有取供于美德兩國而已，但自蘇德化敵為友後，日本已一變而為德國之棄婦。歐戰爆發以後，德國對日軍需品之接濟，雖仍藕斷絲連，然自最近英國實施對德經濟封鎖起，德日貨運，斷已絕跡，日本近雖向蘇大肆活動，要求蘇

俄准許日本利用西伯利亞鐵路，供德日溝通貨運津梁，然此種活動，迄今仍一無成就。若美國能善用此種國際機緣，實行對日經濟封鎖，無疑的日本不久，或許亦就是最近，即可成為太平洋之釜底游魂，這亦是理有固然的事實。蓋日本對於國際上之接濟既已絕望，以戰費戰既成黃梁，而中國之攻勢又節節在勝利中前進，此情此景，謂其不敗，其誰能信？此吾人之所以要喚起美國國民注意者四。

除此，尚有一個歷史事件，為四萬五千萬人準備着反抗的事件，尤為美國國民應當奮起嚴防的事件是，一九〇四年，俄日戰爭，日本在軍事上雖云勝利，但在經濟上則告失敗，所以日本乘其小勝之餘，一方以九十度敬禮，央請美總統出任調和，一方則不惜以任何代價，運動美國財界，借得巨款以支持其危局，結果，帝俄因是而敗，日本亦因是而勝。故吾人若一讀俄日戰爭史，則知日本致勝之由，並不是日本自身之力，而是一成于英法外交上之援助，一成于美國財政上之支持；今中日戰爭，從軍事上看，日本似有小勝，但從經濟上看，日本實已根本失敗。昔日之帝俄因昧于知彼知己，致上日本速戰速決之大當，是以失敗！今日之中國，對於日本色厲內荏之政情，山窮水盡之財政，洞若觀火，是以用長期抵抗來破日閥速戰速決陰謀。現在日本所期望英國對於外交上之援助，已成過去，速戰速決亦歸失敗之際，若美國能一本正義，不予日本以原料及經濟之接濟，當然的，日本畢竟必歸失敗，中國畢竟一定勝利！否則，前次美國因助日勝俄，已遺下太平洋無窮隱患，苟今次美國仍一任因利慾而汨沒理智之少數財神，以原料與經濟助日侵華，則殷鑒不遠，貽禍者畢竟還是美國自身！此吾人之所以要喚起美國國民注意者五。

因此，吾人以爲美國國民，若要保存九國公約，務須一致擁護舉德門對日經濟封鎖主張；美國國民若要減輕其巨大之國防費負擔，更務須一致來個道義示威運動，打倒爲美國敵人增長勢力之財閥，特別是美國人所譏爲 *Dollar of Death* 之軍火商！這是不顧出賣良心者義無反顧之神聖職責。

最後，尚有一言爲我四萬五千萬同胞告者：美日商約之存廢，雖

屬美國自身之內政問題，但此事有關我國抗戰成敗利鈍，吾人實萬難默爾不言，倘美政府對於美日商約期滿後，爲了少數財閥與軍火商之不正當利益，而仍要與日續訂不利我抗戰商約時，則是可忍，孰不可

日本往那裏去？

忍，我們對此口發聲而行盜跖之假惺惺，惟有舉國一致來個磨擦運動，以嚴重抗議之美國政府，以道德良心訴諸美國國民，務使美財閥，特別是軍火商，與其朋比爲奸之東方侵略主義者絕緣而後已。

吳信達

本文是在去年十二月底應本刊新年特大號寫的，那時阿部內閣正在弄手法，放出許多空氣，要調整美日邦交，重開英日談判以及蘇日協同等，全國報紙雜誌的論壇，一時鼎沸，以爲——阿部內閣——會做出什麼文章來。筆者根據日寇大陸政策的本質，推斷地上面一串的空氣，不過是「單相思」，並無可能實現地的如意算盤。不料本文尚未與讀者見面，而阿部內閣已自美其名曰「爲避免推行國策所發生之可能障礙」及「不利影響」——崩潰倒台了。現在米內繼阿部上台，由表面上看，似乎人是兩個，政策更未必相同，同時，米內亦發表三大施政方針，闡明其抱負，然而，就實質看來，日本目前的問題，不論政治外交經濟……，若果不根本覺悟放棄其瘋狂的侵略政策，則無論任何人上台，上述各種問題的內容，祇不過因人的關係在表面上變更各種名詞的花樣，而實際則未必超出本文所檢討的範圍，所以，阿部也好，米內也好，他對於今後日本出路的處理，仍是向着孤立沒落的途中狂奔。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歷史，受其一定法則支配，而朝下發展着。日寇雖欲由征服中國的階段，而實現其征服世界的迷夢，但其客觀條件，已陷於日暮窮途，正如古詩所描寫「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呢！（廿九年二月十五日補誌）

一 題話

「日本往那裏去？」這個問題，在討論我國外交路線的時候，對於敵人在外交上究竟能走那幾條路，來作一個檢討，這乃是必要的。在九十月裏全國報紙雜誌的論壇上，都是外交問題佔第一位。因爲自「德蘇互不侵犯協定」以後，在外交上把中國擺在一個歧途，就是歐洲的情勢大變了。中國一向聯合英美法蘇的政策，不能不有更進一步的考慮。這話怎麼講呢？就是中國外交過去受英國的影響是很大的。而抗戰以來，蘇聯實際上對中國會有極大的幫助，因此就目前歐戰的情勢說，英蘇雖未對敵，但已形成仇視，法國跟着英國走，美國在遠東的立場，總反對日本獨吞東亞一點上，雖和蘇聯一致，但歐局的发展，實有絕對影響美蘇對遠東政策之因素，所以就中國今天的情

形說，親英就難保證蘇聯的友誼，而且英國現在實質上可能給予中國的東西也有限，親蘇則英國必然不高興，而且發生可能的反響。因此世界大勢決定中國外交的新路，逼使中國不能不考慮，而且實行以美蘇爲主流非英法爲主流的路線的外交。這是客觀的事實。但是中國的處境，固屬困難，而日本的遭遇，也未見樂觀。我們大約還不至忘記，在日寇高調增強防共軸心的時候，德蘇突然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并且所規定的內容，實出乎一般人預想之外，不但防共協定已明白宣告了死刑，即今後反蘇反德的一切約束，兩締約國都不得參加，這當然與現在國際局勢，有極深刻的影響，尤其對於日寇，予以空前的打擊。當柏林公布德蘇締約的消息以後，東京狼狽的形狀，真非筆墨所能形容。逍遙在避暑地的近衛，倉皇跑回東京，立刻與板垣會見，又與平沼密談，密談之後，平沼又將所得的結論，轉告各

重要閣員，於是他們全國報紙就開始攻擊德國，甚麼「違反防共協定精神」，甚麼「捕蛇者反爲蛇所噬」，這一套漫罵的方式，全部動員，實行總攻擊。日本國民本是極端「短氣」與極端缺乏忍耐性的民衆，當然有這套村婦罵街式的態度。我們知道，自去年九月以來，日寇國內繼續不斷的討論增強防共軸心的問題，尤以今年五月德蘇成立軍事同盟的前後，他們軍部催促加入同盟的壓力，與日俱增，因此醞釀了幾次政變，廣田去職，爲此，宇垣去職，也是爲此，近衛去職，這也是一個重大的原因。直至今年六月五日，所謂五相會議才決定了對歐政策的新方針，但內容始終沒有發表。可是平沼內閣在政七個月餘的壽命，也就爲此而告終了。日寇自「九一八」以來在孤立的苦境之中，想獲得一二與國以自重，剛剛與法西的學生兄弟經過了三年的結合，冷不防被他所稱爲「邦」的德國踢了一腳，現在又恢復到「形影相吊」的慘境了。這也是鐵一般的事實。

然而自歐戰發生以來，國內一部分論者的見解，有下述兩種假定：他們認爲。

第一，自波蘭覆滅之後，希特勒九月十九日在但澤演說，願意「光戰爭」，因此歐洲局面，絕非短期可了。今後德國與英法之動向，對於遠東影響甚巨。假定德國照其公開宣傳那樣，移大兵至西線，與英法決戰，在遠東方面，他必然希望日本出兵攻佔英法屬地，使之首尾不能相顧；假使德國對西線虛作聲勢，而實際上只是防守，集中力量去侵略東南歐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和巴爾幹半島，那麼在東方他也要聯絡日本儘可能牽制英法在遠東的力量。

第二，假如英法照其公開的宣傳那樣，對德採取長期戰爭的策略，他們除繼續挑撥德蘇關係外，在遠東方面一定支持日本，牽制蘇聯，儘可能減少蘇聯在歐洲活動的力量，同時也阻止美國在遠東的發展。又假如英法對德速戰速決，則遠東方面更要聯絡日本，使之進攻蘇聯，蘇聯在東方有事，英法在西方（對德）才可以放手些。

因此不論歐洲戰爭採取什麼形式，交戰國的兩方，不論英法或德國，在遠東對日本都必然採取妥協的態度，都希望日本在遠東發生他

們各自所希望的牽制作用。因此日寇就可以在其中大做文章，中國前途不勝悲觀云云。

上述的這兩種假定，可謂深思遠慮達於極點。看來似乎不無道理。但是我們知道每種事物可能的發展，是根據本質的自己表現出來的。換言之，就是現象是離不開本質的。不過，因爲現象的複雜性，在哲學上又有所謂「假象」的問題，就是說現象和本質是不會一致的，現象不一定是代表本質，因爲有許多是假的現象，所以只看現象而不探求本質，很容易被它迷糊下去，因此「倘若現象的形式與現象的本質是直接一致的話，那麼一切科學都是無用的了。」如是，我們對於上述的兩種假定，雖不敢作何武斷？但擺在我們目前的日帝國主義者大陸政策的本質，或者可以供我們探討他能夠與各國做出些什麼文章來。

## 二 日本能走那幾條路？

第一孤立不成路綫。我們先考察一下日寇近代的外交史日寇的外交，始終是處於附庸的地位。在英日同盟廢止以前，日本外交的指導者，不在東京的霞爾閣，而在倫敦的唐寧街。英日同盟廢止以後，唐寧街依然可以支配着霞爾閣。又自九一八事變至德蘇互不侵犯協定成立爲止，霞爾閣的支配權，已從倫敦唐寧街飛到柏林威爾斯街了。所以近年來它國內有識之士，常常提倡獨立自主的外交，我們初聞似以爲異，一經研究他的外交史，便爲首肯了。同時，提倡獨立自主外交的，極右派也是一支流，但他們的涵意，就完全不同了。極右派所謂的獨立自主外交，簡單的說，就是排斥受唐寧街支配的外交。因爲在「九一八事變」國聯討論東四省問題時，以四十二對一，所謂四十二對一，就是使我們的敵人陷於孤立無援的地位。而四十二對一，是在英法操縱之下的國聯使我們的敵人慘敗了，造成他一件最痛心的記錄，所以他不能不排斥受唐寧街所支配的外交。自是而後，他極力在國際上尋找與國，可是誰也不睬它。恰巧德義兩國感覺有組織陣綫的必要，締結所謂防共協定。其實德國當時的目標，並不是蘇聯，而是英

國，不過還不願明目張膽的以英國爲對象，所以藉防共爲名罷了。而愚蠢的日寇，以爲反蘇是他們一貫的政策，德義既然反蘇，再合胃口不過，於是極力接近加入，以爲一旦加入之後，有德義兩個做後盾，既可在華橫行無忌，對英蘇壓力，亦可抵抗有餘，同時，又以爲自「九一八」事變所引起的國際困難，完全是因爲孤立無援，從今而後，亦可以無憂矣。又誰知冷不防被他們稱爲「同」的友邦踢了一腳，仍然回到他「形影相吊」孤立的慘境去。

據八月廿五日平沼內閣祕書長所發表的聲明來看，它已被迫不得不作改嫁的計劃！該聲明說：「政府鑒於德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一舉，決將前次擬定之方案，即擬定之以處理歐洲局勢者，確切予以放棄，嗣後政府當不論國際如何，以道義爲根據，堅持獨立自主之政策，自毋待言。此後之大方針，當由政府根據新的觀點，謹慎從事，以擬定之」。我們拜讀之下，只感覺這短短的聲明中，包涵着無限的傷感與悲哀。

第二採取對蘇協調的路線。當里賓特羅甫於飛往莫斯科簽定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前，曾面告倭駐德大使大島曰：「我相信德蘇締約可以改善蘇日關係」并且勸告日本也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大島爲之啞然。從日寇看來這是一侮辱的說詞，實在太難堪了！但自歐戰發生，阿部上台，標榜所謂「以全力解決中國事件」，在這種日寇聲香禱祝千載難逢的機會之下，對蘇協調雖然受人「遺棄」與「侮辱的說詞」，未始不是一條路。

關於日寇外交史上，在過去並不是沒有過聯俄的議論。在甲午戰後，聯俄論與聯英論並立，伊藤博文之聯俄論失敗，山縣有朋一派得勢，遂演成日俄戰爭。最近三十年間，當蘇聯革命成功的初期，後蘇新平雖然曾經邀請越飛赴日，商談恢復邦交，進而促進兩國友誼，但是後蘇的計劃也并未成功。除了這一幕以外，我們還未曾發見過有力的聯蘇論。這完全是因爲日寇國內的情勢，不允許發生這種主張。

一九三一年底，芳澤謙吉由國回日就任外相，道經莫斯科時，當時蘇聯外交次長加拉罕氏曾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但是，爲日寇

拒絕了。以後蘇聯又曾提議過幾次，可是日寇俱不肯接受。其原因爲日本軍閥始終想乘機進攻蘇聯，所以不願意簽訂這種條約。這幾年來，日寇表面上雖屢作調整蘇日邦交的姿勢，但根本上毫無誠意，自昨年張鼓峯事件至今年諾門坎事件，更使日蘇之間無法改善現在局勢，不但不能改善，而且日寇向惡化途上狂奔。最近自諾門坎停戰之後，有所謂蘇日劃界問題，及日蘇不侵犯條約之謠言，此種現象，前者不過是「金雞納」間隔「瘧疾」之形態，而後者則爲日寇國內自阿部內閣成立，宇垣派親英外交之復燃，軍部對打擊親英派所以提出緩和蘇日衝突之對策，以及離間中蘇兩國友誼之作用。俾讓漢奸汪精衛者流得利用機會以煽惑人心分化我國內部的抗戰陣線。同時，日寇在受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的打擊之後，軍部中反對親英的一派，也許含有蘇德日同。這種夢想，至少他們認爲在這時候和蘇聯成立一個不侵犯條約，對於結束對華侵略戰爭，是頗爲有利的。但是夢想到底是夢想而已。因爲蘇聯雖然與資本主義各國「和平共存」爲其外交國策，但須以對方不向其採取對敵行爲爲條件，在莫洛托夫正式宣佈（八月三十一日）在最高蘇維埃大會報告）「日本並未停止對蘇聯的敵對行爲」的今日，要想蘇聯和它締結不侵犯協定是沒有可能的。

其次，基於下述的種種理由，一，日本認蘇聯是它獨霸東亞的眼中釘。二，日本軍隊教育以攻蘇侵華爲中心。三，日本國民教育以反蘇侵華爲方針。四，日本自侵佔我東北四省及察綏一部分以來，對蘇糾紛日趨嚴重。五，日本爲擁護君主制度，極力反對共產主義。六，日本大陸政策與蘇聯世界革命政策根本衝突。有此六因，所以我們從各種角度觀察，日寇在現階段中，無可能走上對蘇協調之路。

第三仍與德義合作採取反英路線。當軍部催促加入德義同盟時，日寇國內元老重臣海軍以及大部分財閥，都抱着懷疑的態度，但因大勢所迫，不易阻止，於是只得在原則上表示贊成，惟在實行上主張須有條件。所謂條件，大概第一步主張以蘇聯爲唯一對象，萬一不爲德義所接受，則第二步反英亦可。但日本所分配的軍事行動的責任，只限於遠東方面，而日蘇發生戰爭時，德義仍當援助日本，這種提議，



當然不是德國的本，所以談判不能進展。日寇一方面切望德義做它的靠山，他方面又怕分擔責任，害怕英國採取積極對倭的態度。這兩種矛盾的心理，同時發生作用，欲謀一適當解決方法，自極困難。這次德國事並未與他商量，遼瀋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事後又半譏諷的勸告它採取同樣行動，這簡直是不可忍受的侮辱，觀乎日政府代理人以及報紙雜誌公開漫罵的方式，和軍部用極惡毒的言辭斥責德國的口調，就可得知，在這種情感發動之下，當然不能再與德義合作聯合反英，這是很明顯的。固然，國際關係，本是以利害為決定一切的要素，但有時情感也發生極大的作用，日寇依賴德義的心理太切，一旦被他們踢開，其反感的作用自是非常深刻，所以我們由任何方面觀察，日寇仍回到與德義合作的路線，在現階段也是不可能的。

第四採取聯英路線。在日寇侵華的初期，英國還未能認識日寇整個侵略的政策，換句話說，就是未能明白了解日寇獨霸遠東的陰謀，以為必有一定限度，不至根本推翻遠東的現狀，所以對於日寇的行動，每有姑息妥協的傾向。而在初期中，日寇國內親英的勢力，還未消滅，親英的人物，時時還可以在政治舞台露面，英國自易為表面的情勢所蒙蔽。現在日寇已揭開了侵略的真面目，不但要鯨吞中國，而且要推翻英國在遠東全部的利益，不但要消滅英國在遠東的投資與貿易，而且要佔領英國在遠東的殖民地。換言之，日寇不但要以武力滅亡中國，而且要使大英帝國在遠東的利益，退出蘇彝士運河以東。

雖然，在現階段中，日寇因為自身經濟力尚未充分，在貿易上，物質上，金額上不能不依賴英國的援助，故對英態度，時張時弛，但日寇最終之目的，是危害大英帝國之生存，此英國人士當有深切之認識。前次東京英倭談判，張伯倫在原則上雖實現了最大的讓步，但在具體問題上，仍能堅守最後陣地不動，可見英國并非不顧其將來利害，所以縱令日寇因軸心陣線的脫軌，不得已而對英作暫時的妥協，英國也不至為其甘言所欺，我們不要忘記日寇侵略政策的本質，是與英國在遠東的利益不兩立的，省穿了這一點，縱然英倭之間，一時有某種的會談或磋商，決不能就使英倭之間的難題，得以解決。或以為縱

伯倫的現實外交是毫無骨氣的，假若他過去不是那樣的姑息和近視，縱容遠東侵略者，何至使日寇的氣焰如此囂張，何況英國現時因為處理歐洲局面，無甚餘力兼顧遠東，難保英倭之間不會形成某種的勾結。最近英法撤退華北駐兵，以及英倭重開東京談判之宣傳，不無一些蛛絲馬跡的徵兆，關於這，在日寇侵華的初期，英國對倭行動每有姑息與妥協的傾向，這是未能認識日寇整個獨霸遠東的陰謀，以為必有一定限度，上面已經說過。至於最近英國的行徑確有若干令人不可置信之疑慮，自前次東京英倭談判，英國在原則上實行最大讓步之後，美國即毅然宣佈廢止美倭商約。並強化夏威夷遠東軍事根據地和格魯氏嚴正譴斥暴日演說以及副國務卿威爾斯不再重訂美倭新約之鋒利談話，已說明美國已立於遠東監視者的地位，縱使英國因處理歐洲局面，有不能東顧之困難，為維持各國在遠東利益之責任，美國已責無旁貸。換言之，美國的這種表示，已暗示英國不能再作對倭示弱的考慮。這是不可忽視的事實。同時，英國雖無餘力兼顧遠東，但其運用外交的方法，與利用經濟力量，來包圍或封鎖侵略者，依然具有很大的實力的。

其次，或以為今後日寇國內元老重臣以及資本家的力量，因這次軍部對反共陣線失敗的結果，可以增加，同時聯英議論，也可漸漸抬頭，觀乎兩月以前，為受反共軸心的影響，在日寇國內以及我們的淪陷區域，極力煽動反英運動，而最近以來，倭寇對英的言論與行動，俱大加改善，便可明白，誠然，這是正確的判斷。但是，就倭寇國內的情勢言，軍部雖然失敗，而他們決不自認失敗的，因為它們斷不肯因此而自行放棄他們對於政治外交的支配權。所以元老重臣以及資本家的力量，在消極方面，牽制的作用，或許比較以前多有點效力，而在積極方面，恐怕依然不能與軍部抗衡，況且他們以為須貫徹侵略華目的，必需根本消除英國勢力，在這種信念之下，縱使有聯英論發生，軍部必然反對。我們知道在日寇國內尚有相當的聯英潛勢力，所以軍部常說，東京的英大使館是操縱他們國內聯英勢力的大本營。但這種勢力，已經衰落了，倘若有一人出面主張，便有發生生命的危險！我

們相信在日本未改變侵略政策以前，從英國的立場言，從日寇國內外的情勢言，甚少聯好的可能性。

第五，由美倭談判進到美倭協調的路線。美國廢止美倭商約，可以說是美國政府積年累月對倭有系統的破壞美國在華利益之極端不滿的表示，美國在華利益，就其勢力侵入中國的歷史來說，已經有一百多年了，但至一九三七年日寇開始對華侵略戰爭的時候為止，它在華的投資實不過二萬六千五百萬美元之數，如果與英國在華利益比較起來似乎是不值得什麼。可是在美國看來，中國却是美國商品銷場之未來的最大的顧主，所以大羅斯福說：「要維持美國的繁榮，就要維持遠東的門戶開放」，基於這一點，它在華盛頓九國公約時已取得并確立強有力的根據。但是日寇之大陸政策，不啻就是杜絕美國商品渡過太平洋。自從日寇唱出「東亞新秩序」以來，就和華盛頓會議所規定「維持中國門戶開放，與領土完整」的兩個主要條件根本發生衝突。日本在去年十一月十八日答復美國十月六日的照會中，更露骨的表明：「任何企圖，如欲以過去不適用之原則與觀念，引用及於今日或明日之形勢，則於建立東亞之真正和平，以及解決當前之切要問題，兩無裨益。」一方美國始終承認華盛頓會議之原則為合理，他方日寇竟斥之為「不適用」，這個政策的衝突，根本就無法解消。

美國為貫徹它的遠東政策起見，一向在外交方面進行着很大的努力。例如屢次聲明美國對九國公約之維持，和不承認任何以武力造成之事實。但是近年以來，美國的聲明儘管聲明，不但不能改善實際情勢，而暴日的「東亞新秩序」反而在根本上給予美國遠東政策一個反擊，使它覺得外交方式已經不能夠在實際上有何用處而不得不在行動上有所表現了。現在美國一部分人士的主張：倘若要貫徹美國的國策，非和日寇完全斷絕外交及經濟關係不可。美倭商約的廢止，即可視為這種主張的初步行動。至於美國最近在遠東的行動，強化夏威夷軍事根據地，菲島的增防和艦隊的西開，大約也正是為實行這個主張的警戒步驟。

但是姑無論日寇侵略的姿態怎樣凶猛，然而它在經濟上仍然是英

美的附庸，不論在物資上說，貿易上說，它都脫離不了英美的羈絆。在歐戰發生以前，日寇在經濟上及軍需上依賴美國本已較他國為多，固然在其國家中仍可獲得補助。自歐戰發生以後，歐洲各國在經濟上及軍需上已自顧不暇，同時倭對歐貿易亦大受打擊，因此日寇對外貿易之唯一出路，及軍需之唯一來源，不能不仰求美國，而美國廢止美倭商約，於明春一月生效，果爾則倭寇所受經濟上之壓力，將不能自拔。此所以倭寇亟於求開美倭談判，重訂商約，其冀調整美倭邦交之主要原因。

但是美國今日之態度，顯明而堅決，美國既已抱定最大決心，欲糾正日寇在遠東之錯誤觀念，故此種結論，無待吾人臆測，茲藉華盛頓十一月二十五日合眾電，畢德門參議員談美倭關係稱：「據余所接到之報告，日本仍繼續犯美僑在華利益，故在日本未遵守九國公約以前，實不能與之另訂新商約，此時非美國在外交上採取主動之時，對於商約談判亦然，此事與美國中立無關，自國務院通知日本廢止美日商約以來，各方已無反對對日輸出之主張者，在目前之狀況下，參議院當然不致反對對日封鎖者，有權採取報復手段及實施封鎖，同時又不影響美國之中立地位，若目前之形勢不改變，則余必將要求實施對日封鎖云。」又二十六日合眾電：「美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昨對記者表示美日關係已呈緊張之勢，但美國絕不應敷衍日本，下屆國會開幕時，彼必將設法令國會通過授權總統實行封鎖對日輸出入案。最後彼謂美國實無對日妥協之理由，即對日作願與妥協之表示亦可不必云云。」這是何等坦白而切實的答復。

至於日寇朝野最近對美之態度，雖極盡前後恭獻媚之能事，敵外相野村，更進而承認賠償美國在華商業及財產因受戰爭損失之企圖，即擬以行使小惠之手段，收買美國少數牟利者心理，以冀逐漸解除美國在遠東對倭政治上及經濟上之壓力。此種狡計，已為識者所洞悉，故不待吾人贅述。吾人深知，日寇在未放棄其大陸政策之侵略野心時，其外交方針，姑無論其表面作何種柔媚的姿態，而其內容則依然固執着原來的形態，此在敵外相野村於地方長官會議席上的報告中



，重申九月四日倭政府的聲明，可以洞見：野村表示「日寇對於處理「中國事件」的政策不變，日寇的國際關係及對第三國的態度，以此政策為基礎進行調整。」（十月二日外電）這個不變的政策。野村復於十月二十日以書面具體申論并強調其內容：「關於處理「中國事件」之對策，日本決意建設「東亞新秩序」，對於第三國的反對乃至干涉，決不予顧慮。」同時對於美倭關係亦稱：「日本為百年之計，將以不遲轉的決心，從事於再建東亞的「大業」，余願美國正確理解日本的目的」。日寇在其集中調整美倭關係之前夕，竟由外交最高當局發出這樣堅決的聲言，雖可視為討價還價的作用，但美倭關係之不可調和性，亦已具體的表現無遺。

然而美國素來的態度是不怕日寇恫嚇的，自「九一八」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及中倭開戰以來美總統與國務卿之屢次聲明，但是說明美國對遠東立場之堅決主張，尤以最近美駐倭大使格魯氏由美返任在東京日美協會席上嚴正譴責日之演說，它自信為「由衷之言，足以代表美國政府及人民對於暴日在遠東之行動的觀感。」就其臚列「（一）反駁日寇對美基本觀念的錯誤，（二）抨擊日寇建設「東亞新秩序」之謬誤，（三）指摘日本軍閥在華的暴行及日寇獨霸東亞的企圖之不當，（四）的各點言之，美國與倭寇在遠東的關係上，確已形成一條鴻溝，其調整前途，無論阿部與野村有多大本領，恐也難以溝通。第一，美國堅持國際條約的法理根據，而日寇之侵略中國必須破壞這個法理的根據，第二，日寇要建設「東亞新秩序」關閉遠東門戶，而美國則要維持「東亞舊秩序」，開放遠東門戶，第三，美國要求日本軍閥停止暴行，尊重美國及各國在華利益，而日本軍閥正要破壞美國及各國在華利益，為日寇獨佔東亞之最主要的內容。因此美倭關係調整的前途，已經明顯的決定在這裏了。

第六，日寇所謂的對歐不干涉（中立）政策：英法甫於九月三日對德宣戰，日寇馬上於四日發表聲明，對歐戰決保持中立，不捲入戰爭漩渦，同日阿部香謁倭皇，報告閣議所決定之對歐方針。日寇的處境，誠然不許它再參加國際的大門爭，但在此動亂的時局中，它正可以

靜觀風色，待機討價，何以毫不遲疑的就置身中立？是否有何新的把握或新陰謀，這個疑問，恐怕有很多人會思慮到，其實，我們只要把它內外的環境，略加分析，便可知它的措置，毫無足奇。

兩年來日寇對我的侵略戰爭，早使其筋疲力竭，它唯一的希望，就是如何「結束對華戰爭」，換句話說，就是想如何早日完成它征服中國的迷夢。其次，是希望如何挽救它經濟的崩潰，想利用國際環境，誘導它於有利可圖的地位。但又怕因此而捲入漩渦，更不能翻身。它知道歐戰終必爆發，所以前此一面想投身德義，而又怕分擔作戰義務，為了這個矛盾，使軍部與元老重臣間起了更深刻的對立，平沼內閣七個多月的壽命，差不多整個消耗在這問題上，不僅始終沒有求得答案，並且就因此而夭折了。自從德國把它遺棄之後，日寇於徬徨悔恨之餘，仍想投機取巧，滿以為當時歐局和戰之間尚有相當的過渡期間，讓它裝腔作態，待價而沽，想不到狂風驟雨，霎時即至，逼使它不能不馬上決定態度，以應付非常局面。

中國的抗戰，和國際正義勢力的抬頭，使日寇的前途愈走愈狹，愈走愈暗淡，到了現在它只有把它根本態度，建築在孤立的立場上，以求萬一的僥倖，否則愈擺動，其潰滅之日愈速，其理由甚明：

第一、國際情勢不許它擺動，美蘇兩國同為遠東正義和平的支柱；美國暫時決不會參加歐戰，蘇聯亦決不會放棄援華政策，他們始終沒有縱容過日寇的侵略行為，今後亦必一貫維持其嚴正之立場，日寇在此兩大勢力監視之下，當然不能略存狂妄之幻想。至於英法兩國，目前因對德作戰無暇東顧，但其對德作戰之動機，據其宣稱，為維護歐洲之和平（均勢的）與正義，及消滅殘暴自私抹殺條約尊嚴之國際亂源，正與我國抵抗侵略，爭取東亞之真正和平如出一轍，所以過去英法同情我國抗戰，也正因為我國有此純潔之立場，同樣為維護正義反侵略而戰。故彼此立場既同，趨旨合一，當然只有更密切互助，殊途同歸，打擊打擊者。英法今後在遠東處境，固有相當困難，對某種小問題不得不略為放鬆，但其根本之立場不能放棄在華利益，讓日寇各個擊破、整批擄辱於東亞門外，這是毫無疑義的。所以歐戰之發生

，雖爲日寇擊香燭祝，但在此種環境之下，有何作爲，因此日寇除了宣佈中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第二、日寇爲經濟利益的打算，不能不中立。換句話說，它想再發一筆如前次的歐戰財。日本財閥近年來拚命造船，它想等歐戰的機會，設法擴充航運，傾銷商品，以彌補兩年餘的損失，挽救瀕於崩潰的經濟危機。所以九月四日倭閣會議中，決定成立「經濟政策研究會」，將研究如何開拓市場，傾銷貨物，壟斷航運；一般投機商人，認爲這是千載一時之機會。因此它爲了實現這種幻想，當然以置身中立爲宜。然而，日寇能再發歐戰財嗎？此爲讀者所洞見；我們知道這次歐戰對於日寇經濟的影響並不像前次那樣的單純，日寇自發動侵華戰爭以來，現正爲戰時經濟的狀態所苦，此刻若有人認爲歐戰足以促進日寇的輸出，豈非奇異之論。要知日寇現在輸出產業的生產力，比之前次歐戰相差甚遠，其主要點是在獲得擴充生產力的資材與軍需品之困難，故就目前之狀況言，縱令日寇獲得像上次歐戰時那樣獨佔式的市場，也不能享受像那時那樣的景氣。其原因（一）日寇在前次歐戰時因有英日同盟關係，及站在協約國一方面，故對英國領土和美蘇的國際關係頗爲良好，因而對各該國的輸出極其順利。但在此時，英倭已因中倭戰爭問題而處於對立的關係，同時因英法封鎖並捕掠對德輸出入貨物，已使歐亞航運發生很大之阻礙。至於蘇倭貿易，因北洋漁業，北庫頁島石油煤鐵權利問題以及邊境時常發生衝突，當然無增進之可能，而美國則因廢止美倭商約，對日寇經濟正採取壓迫的態度。（二）前次歐戰時，尚無如今日之嚴格的匯兌管理，貿易限制及通商限制等設施。（三）前次歐戰時，各國對華的輸出雖然減少，致使日寇對華輸出激增，但現時因中倭戰爭之結果，此種希望，當無復活之可能。（四）前次歐戰時，印度等後進國的工業尚未發達，和美國生產力尚無剩餘力，當時從日本購買的貨物亦達相當數量。但現時印度等後進國的工業已顯著的發達了，而美國的生產已告過剩。（五）前次歐戰時日寇之所以能大量輸出，還是先靠原料的輸入增加，而在這次原料的主要供給地如蘇聯與中國都已失去，不待言其輸出要發生重

大的影響。（六）現在日寇因大規模的長期戰爭，不僅消耗了大量物資，並且爲支持戰爭擴充生產計，需要更多之物資，目前的重要問題便是購買此等軍需資材。在前次歐戰時，日寇因有武器彈藥的輸出，國際收支得賴以改善；而現在關於這一點則完全逆轉。更何況現在日寇不但無輸出軍需資材的能力，而且正需要着大量軍需資材的輸入，而此刻歐洲方面亦正需要此項貨資的輸入，亦無餘力輸至日本。同時中立國家也實施了輸出的禁止與限制。不待說，德國自身爲交戰國，事實上已不復能履行其對倭對「滿」的通商協定。又美國的石油，鐵屑，銅及其他軍需資材的對歐輸出勢必增加，從而此等物資的對倭輸入，縱使可能，不論在價格上及數量上均將不利於日寇。由此觀之在戰時經濟狀態下之日寇，因物資不足而增重的困難，實無法解除。因此日寇在兩次歐戰中所處的國際環境既如此不同，而其幻想以貿易爲基礎的戰時景氣——發歐戰財，不待說這次是決無希望了。

第三、中國的抗戰，使日寇無法旁顧，以前日寇在遠東的地位，足以操縱自如，進退咸宜，國際局勢愈混亂，它愈可乘火打劫，高抬身價，各國也得借重它看守遠東的利益，——如前次歐戰——。現在時代變了，兩年餘的中國抗戰，陷深了日寇的泥腳，它的命運，已把握在中國手中；同時，事實證明，日寇祇能破壞各國在華利益，絕不能維護各國的利益；只有中國勝利，各國在遠東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可靠的保障，因爲中國在戰後，是必需借重外資，來完成復興的大業。現在日寇高唱着以全力處理「中國事件」可見其處境之困難與心勞日拙。老實說，中國對於處理「打擊日寇」的決心，比它更堅決，我們有民族解放光明正大的立場，以友吾友，敵吾敵「不變應萬變」的方針，國際任何變化，不表搖動我們抗戰意志的毫末。但反觀日寇，每次在激盪突變的國際局勢之下，却暴露了日本軍閥及其政治家的驚惶失措和低能；這次阿爾的登場，以「一張白紙」的方針，作看風使舵的準備，但因歐局戰和，瞬息決定，故先只得宣告中立，其次又推出「東亞新秩序」的舊招牌來，以冀向各國討價還價，來一個重新劃定遠東的勢力範圍，結束「中國事件」。一方面建設局部的「東亞新

秩序」，他方面拔出陷深在中國的泥腳，大發其歐戰財。所以我們認清了這一點，更要堅強抗戰，努力反攻，讓日寇明瞭，它們心目中的所謂「中國事件」最後的答案是什麼！

世界歷史揭開了新頁，在遠東，在歐洲，已先後樹起了撲滅侵略

## 英國遠東政策的防禦性質

石兆棠

洋去。

英吉利帝國原是一個複雜的機體，她的屬地遍佈世界各地，她的利益酒在地球表面的任一角落裏，她儼然成了一個偉大的富翁，一個兇暴的剝削者，誰想新張一間帝國主義商店，誰就祇好大胆地叩她的門，要求分肥，而獅子四萬萬殖民地民衆的革命槍口又是指向她的胸腹的，在這樣一個危機四伏的環境中，她的外交政策便老早養成一種狐狸式的伎倆，便是狡猾地，採取一種延遲而且靜觀的政策（Wait and See policy）。到了看到非孤注一擲不可的時候，她的海盜式的冒險主義便窮圖七見，不惜賭國運一試了。第一次歐戰便是這種心情的具體表現。

然而遺憾的是，英吉利帝國借其盟友法蘭西，出死力打倒共同敵人德意志帝國之後，却平空產生了更多，更大的敵人。

首先是西半球出現了亞美利堅黃金帝國，不僅此次歐戰前世界金融中心，從倫敦移向紐約，不僅英吉利傳統的誇耀，無敵海軍，出現了平等的對手，而且，南美市場亟亟可危，加拿大的安全遭了威脅。

其次俄羅斯全土變了顏色，出現了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把北自波羅的海，西達巴爾幹半島，南至小亞細亞中亞細亞，東及遠東，彷彿一塊烏雲自天而降，把英帝國的這一帶利益圈的氣壓一直地壓低下去，弄得革命火花隨時隨地在準備爆發着。

再其次是遠東的一角出現了夜郎自大的日寇，她乘機奪了遠東市場，南太平洋的委任統治羣島，彷彿要把英帝國的觸角壓迫縮過印度

者的大竊。我們相信，和平不可分割，勝利是整個的，中國是反侵略的急先鋒，同時中國一定能最先完成神聖的任務。就上面分析，假如有人要問「日本那裏去？」我的答案，它死路一條，向着沒落的途中邁進。

十二月二十一日夜脫稿於激江

於是英帝國主義者感到戰勝者的地位，毫無光榮或足誇耀的可言。而且，還不能不打起戰後疲斃的精神，從新踏入新的戰場與既新且大的敵人作戰。她首先想領導羣雄一舉踏平新興的蘇聯，毋使臥榻之側讓他人睡，然而不如意事常八九，英帝國的夢想，在列寧的聰明領導下，破碎無餘。第二次的絕交，又給斯大林的拳鐵制服了去。可憐得到想阻止希特拉主義時，靦然帶回法國到莫線科請援去，結果還是被踢出了大門。於是老羞成怒，盲目地對德宣戰。

其次又想同美國爭取世界金融霸權，明爭暗鬥，不遺餘力，金元金鎊，各趁威風，弄得滿天星火。倒是一九二九年世界大恐慌，連續數年的不景氣，弄得金元崩潰了，金鎊放棄金本位了，法郎貶值了，大家暴露了自己也還是些紙老虎，而這些紙老虎又都給美國聯邦準備銀行降魔金棍收伏了，準備銀行累次保證牠們的安全，這弄得金鎊喪失了偉大的莊嚴。而第二次歐戰一起，眼見得金鎊在金元的腳下喘息着，要求援手。

英帝國祇有對於日本，却始終受一種的幻新支配，使她二十年來對日并未採取攻擊姿態。這幻想的內容可分三項：

第一是她想利用日本來阻止蘇聯勢力東漸，從一九二〇年西北利亞出兵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英國是在這一種幻想下，強對支持日本行動的。

第二是她想利用日本來牽制美國對她的沿夫全世界的資本的鬥爭。有日本的巨大的影子站立於遠東門口，美國的一半注意力就不得不

集中在太平洋，敵人之所苦，都可以算進自己有利的賬目裏去的，英國畢竟還有這點小聰明，所以向來拿日本當作虎頭牌，對着美國。就是「一九一八」事變當時，美國國務卿史汀生的強硬外交姿勢，想聯同英國一致行動，英國却慢條絲裏地派遣李頓調查團去調查一翻，氣得美國輿論無地可走，英國却是爽快極了。

第三是她想利用日本來鎮壓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她明白一九二七年的北伐大革命，已經完全暴露英帝國在遠東的攻勢是已經越過頂點，所以她不得不望風轉舵建立對華妥協政策，然而處於內憂外患的英帝國，自然明白單單對華妥協弄些小恩惠畢竟是不行的，萬一風波弄大，就會一把夥火燒到英帝國的倉庫，印度，去的，因而養養一條走狗來看守中國這頑皮孩子的動作總是較聰明的辦法，於是日本便被看中了。從「一九一八」到「八一三」，英帝國老在苦心兩頭奔走，維持和平，就是這末地「苦心」，這末地在維持她的「和平」的！

中國人眼中的狗祇有兩種用法，看門口和殺掉煮來食，而在英國人眼中的日本，却有三種用法可見中國的狗比她日本來要輸一着。然而據說中國的狗發疑時很少咬主人的，然而日本這高等走狗一發瘋就咬主人，可曰強者作惡是惡得敵人一等。但她怎末咬主人法子呢？

## 二、

日本智識份子的簡單頭腦裏，常常旋轉着這個問題，恨不得一見中國人或與中國人有說話機會時馬上提出這個問題：為什麼你們中國人不反英，却來反日呢？試翻看中國近百年歷史，究竟英國污辱中國多還是日本污辱多？究竟英國奪取中國利益多還是日本奪取多？搶賊先搶王，為什麼你們中國不反英，却老是反日呢？

我們的回答很簡單，國家無百年的朋友，也無百年的敵人，目前是朋友就是朋友，目前是敵人就是敵人。

而日本却甘心要做中國的敵人，所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廿五日與德意簽訂防共協定準備對華更事侵略，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強迫造成蘆溝橋事變，同年八月十三進攻上海，翌年十月十二廣東登陸進佔廣

州，又翌年十一月十六欽州登陸進佔南寧，完成西華北佔領沿海封鎖的戰略，然而却激起中國全面英勇抗戰，綿延三十餘月，愈戰愈強。現在且讓我們平心靜氣來冷靜些考察日本此種對華侵略所及於英國對遠東的政策，看牠的結果將如何？

首先讓我們考察下防共協定的意義。自然防共，就是防止共產主義，但也祇是防止他人的共產主義吧了，自己的共產行動却不防努力實施。所以日本不防共了東三省，意大利也不防共了阿比西尼亞，往意志也不妨共了奧大利和超克。

美國懷得 (Wheeler) 上校，曾稱此種國際糾紛的纏結，祇在「有」(Hav'es) 的國家和「無」(Hav' Not's) 的國家的鬥爭，欲求此種糾紛的解除，最好國際會由議，公平處理世界資源及市場，那就百般順遂了。

然而所謂「無」的國家，自然是德意日三國，而有的國家，却是暗指英法這兩個殖民地帝國了。像懷得所提議的國際會議如果開得成，至多也不過是國際「打單」會議，德意日這些流氓還會有什麼好處提供給英法的？乾脆的英法和平地奉送些禮物吧了，這還不是等於與虎謀皮？看，波蘭的戰事一爆發，英法立即毫不猶豫對德宣戰。可見對於「無」的國家的攪幹，到一定限度，英法為切身利益計，必然採取全面戰爭的。換言之，對德意日三國最初的擴地運動英法即有以戰爭還敬的動機為了她們很明白德意日的勾結正是在打自己的算盤的。不過時機及內外各種條件未熟，所以她們祇好狡猾地採取延遲而且靜觀的政策。

對英的態度我們也可以作如是觀。就是說，日本的攪幹的賬簿裏是登記着要清算英帝國的遠東眼目的企圖這一項的這種惡把牠趕出遠東的企圖無疑逼她走下為這條生命線而作戰的道路。自然，我們并未贊同一種機械主義的看法，隨着各種條件，因時因地，外交政策就會顯出濃淡，輕重，權宜的分別。英法可以為德攻波蘭而戰，未必就可以斷定英法會因日本進攻重慶而戰，正猶之英法并未曾以德意干涉西班牙戰事而撥入漩渦樣，同樣是為各種條件所決定的。



第二她將追隨美國的遠東政策亦步亦趨。在她未明瞭美國對遠東態度以前，她曾一度想對日妥協，解除她在遠東的心腹之憂，所以願為天津租界封鎖事件舉行談判，然而却給美國看穿了，立即廢除美日商約來警告她，她也就立時停止談判。此後將依其消極立場追隨美國政策自不待言。

第三蘇聯出兵波蘭，增加了對歐洲無限發言權，同時對遠東當然也表現她的更積極態度，所以近來對她謠言愈傳愈奇，不過，却永遠標榜和平政策，這便使英國於不安之中得個安慰，英國在歐洲不敢明白對她挑釁，在遠東當然更不敢作若何積極動作，以免驚動蘇聯，所以堅持消極態度是必然的。

第四，一九四〇年，中日戰局已有巨大轉機，過去兩年多的戰爭，全是一面倒的鬥爭，而自一九三九年第四半期，湖北大勝，本年新年的粵北，鄂北的兩次大捷，簡直加重了中國抗戰必勝無限的信心以及擴大了日本帝國主義沒落的深長陰影，這便給予英帝國主義者對她

## 歐戰爆發後的遠東局勢

自從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訂立後，歐洲的局勢是大為改變了。一般「陰謀家」想利用德國進攻蘇聯的詭計已受到致命的打擊，同時熱鬧一時的德意日反共同盟也無形中瓦解了！不久但澤問題嚴重起來，德國因找不到和平解決的辦法而不顧一切的進兵攻打波蘭，引起英法兩國藉口維護民主政體及條約的尊嚴而對德宣戰，第二次殘酷的歐洲大戰，也就這樣正式揭幕了！這對於遠東有很大的影響，尤其是我們的抗戰已走到相持階段的今日，更要特別的關注。

我們知道在遠東有密切關係的國家最主要的有英、美、法、蘇四國，其中尤其是英法在遠東更佔有最大的權益。在此次歐戰爆發後，在遠東表現得最清楚的就是英法兩國因忙于應付歐戰的關係，更加不斷的向日讓步屈服，如英日初步協定的訂立，長江艦隊及華北駐軍的撤退等等事實都在明顯的證明着，同時還曾一度傳說想來一個「東方

的騎驢主義的遠東政策以更深長的吟味時機，因此她必然持續的消極態度。

不過，以我們的立場看來，英帝國的遠東政策，此後必然將沿着防禦策略前進，目前雖如我們所論是消極的，但即使將來不變採取積極動作，然而就是積極畢竟不出防禦性質的範圍這是可斷言的。爲什麼呢？

第一，沒有誰敢斷言蘇聯勢力會被趕出遠東；

第二，沒有誰敢斷言美國會悄然放棄太平洋；

第三，沒有誰敢斷言中國不從此扶搖直上，建設獨立自主的民主共和國，并領導東亞各被壓迫民族起來共同革命；

第四，沒有誰敢斷言英國向來的走狗日寇不從此一蹶不正，好休息她的野心。

以上四點，都顯然是英國在遠東採取防禦政策的基點，如果這不是她沒落基點的話。

## 何碧波

的莫尼黑一向侵略者作澈底的讓步，以便換得日本可在歐戰期間做它的遠東的響犬，如上一次大戰時一般，但他們却弄錯了！因爲現在的中華民族絕不比如過去一般，她是在二年來抗戰中壯大起來而維糾糾地在打擊着殘暴的日寇，這號稱一等強國的暴日是在愈戰愈弱了。所以這些聰明的政治家若忽視了這一點，一定會得到完全相反的結論的。

英法既在遠東不斷的向日屈服讓步，必然的會引起遠東局勢的變化。這就是美國在遠東增高着它的地位而代替了英國在遠東的重要地位，所以現在我們來檢討一下美國的遠東政策是不會沒有意義的。我們知道，美國資本主義發展比歐洲的強國稍遲，等到它有力量來問津遠東時，遠東一切權益早已被英法等國佔完了，尤其是地大物博的中國早已被它們劃分了勢力範圍，因此美國對遠東的政策不得不高呼：「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這政策最具體的表現就是九國公約的訂立



；但所有這些在近年來早已被日本一次一次的撕毀了，如「一九一八」侵佔東三省，「七七」發動的滅華戰爭；同時美國在華的權益也不斷的受到損害，這當然會引起美國的憤恨的，如去年（一九三九）美國宣佈廢止商約及格魯大使在東京的演講就是表明美國對日的痛恨。但美國雖然表示憤恨，但却缺乏決心去制止侵略，有般人却看不清楚這點而笑逐顏開認爲「美國制裁日本是勢在必行」，他們認爲美國是民主的國家是主張人道和正義的，他們不知道美國是個資本主義的國家，資產階級掌握着整個政權，所謂民主僅僅是少數資產階級的民主，一切國家對內對外的設施都以資產階級的利益爲依歸，那裏還會管到其他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和帝國主義談人道談正義我覺得非常好笑！現在我們若來看美國對日輸出軍需原料的統計，就會感到所謂主張人道正義原來是「如此」而已；日本在戰時所需要的物品計有八種：五金與合金、銅、廢鐵與鋼、鐵的合金、煤油及其他油類、鐵與鋼的半製品、皮革等八種物品，其中由美國輸入所佔的百分比，依所述八種物品次序說來是：九〇・三三；九〇・八九；九〇・三九；八二・七一；六五・五七；五三・六五；四五・五二；三三・五〇。美國輸往日本的軍用品，比其他一切國家所輸往的合併起來還要多，佔到總額的百分之五六。其次就是商約廢止問題我們也看到美國制裁日本還沒有決心，現在我引兩個電報中有這樣的一段：「依照美國現行關稅法，進口稅率僅有兩種，一爲一般稅則，各國不論曾否與美國訂有商約，均適用之，一爲報復稅則，對於各國之歧視美國者適用之。截至目下爲止，僅有德國貨物適用報復稅則，此外美國現行航海法載有一款，規定各國貨物，凡由未與美國訂有商約之各國運抵美國者，應繳附加稅百分之十。但故總統格魯會特于一八七二年頒布命令，規定此款不適用於日本，此一命令迄今有效，因此種種，美日兩國商約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廿六日滿期之後，日本貨物輸入美國者，仍得適用一般稅則」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商約即使期滿了，然還可仍得適用一般稅則「當日貨輸入美國時。我們再看今年一月十七日華盛頓合衆電對美日

商續問題更有明白的表示內有說：「關於美使格魯與日本外務省談判情形，（指商約的談判）美國官方仍守緘默，據稱，美日商約到期以後，美國並不即行取消日本所享的特權，或即行對日實行懲罰辦法」等語，由此我們又可看見美國對日本在遠東的侵略行爲尙在容忍，沒有決心去制裁，還想以軍需原料大量輸入日本，這不是客觀上幫助敵人而對我國抗戰有損害嗎？所以不管你制裁的呼聲高入雲霄，但事實又在證明這不過是一種空砲吧了！這我們並不是肆意攻擊美國，不過事實是這樣，不得不使我們對美國所謂維護遠東和平的苦心起了懷疑。

在遠東除開了英、美、法三國有着密切的關係外，還有蘇聯。現在我們就將蘇聯在遠東的關係敘述一下，有的人不甚明瞭蘇聯以爲蘇聯與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如此次蘇聯進兵波蘭及芬蘭，就以爲蘇聯也是帝國主義而妄加攻擊，這是不對的。我們要知道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她是與資本主義的國家完全不同，並且始終是與資本主義的國家對立的，她的基本國策是和平的政策，是以解放全世界的被壓迫弱小民族及被剝削的人們爲最終的目的。事實很顯然，她自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來一直到現在都是忠實地奉行這政策，如國內的被剝削人們得到解放，過去帝俄奴役下的弱小民族也一視同仁地得到了自由，於是因爲這樣一來就受到一般帝國主義的嫉視，隨時想消滅這欲爲人類謀解放的蘇聯，並且拚命的反宣傳，歪曲事實來誣陷蘇聯來欺騙國內的老百姓，使其統治地位不致動搖，好像此次蘇聯進兵波蘭及芬蘭明明是與這兩國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相符合的，但她們却名爲「侵略」，這也是一般帝國主義國家想利用小國進攻蘇聯的詭謀沒有成功的憤恨吧了！孫院長說得對：「日本侵略中國，目的在滅亡中國，德國侵略捷克，目的是在滅亡捷克，彼此不能相容，蘇聯和芬蘭戰爭的動機，是在求彼此的安全和共同生存，她們這次的戰爭，不久應該得到解決，我們可以判斷這一個戰爭解決以後，芬蘭還是安全地生存在這世界上。」我們要了解帝國主義所以侵略是因爲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的階段的必然現象，而蘇聯却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她是絕



不受資本主義發展的規律所左右，明乎此我們就可知道蘇聯是怎樣的國家了。所以一般錯誤認蘇聯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而恐懼蘇日在遠東會妥協來出賣我國的人們也可放心了，因為若不了解蘇聯不認識蘇聯很容易上日本挑撥離間的詭計，把在遠東有決定作用的國際友人蘇聯疏遠了，這是對我國抗戰最危險的。蘇聯的和平政策絕對是同情我國的民族解放，而始終對帝國主義的日寇是站在對立的地位的，孫院長對此問題也曾說：「至於蘇聯同日本妥協，犧牲中國，那更是絕對不會有的事。我們相信，蘇聯絕對無必要犧牲中國，討好日本。當我在蘇聯臨走的時候，再三不客氣的以蘇聯對日本態度問蘇聯當局，他們肯定地說，無論歐洲的戰事怎樣發展，日本對蘇聯的態度如何改變，中蘇兩國的關係是不會變的。」這樣我們對蘇聯的遠東政策還不夠明白嗎？我們還能懷疑蘇聯對中國有何「野心」嗎？

歐戰爆發後，遠東的局勢既隨着變遷，我們的外交政策也應該來檢討一下。誰都知道，我們基本的國策一是自力更生，因此我們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自主的外交，這是全國人民所一致擁護的國策，誰也不能反對的。但我們所運用的自主外交並不是孤立的，我們要以「敵我者敵之，友我者友之」的原則運用自如，使我們的外交陣容增強起來，充實我們的力量來打擊敵人，所以在國際上我們要認清楚敵友是最為重要的事，誰能幫助我們抗戰的就是我們的友人，反之誰是阻撓我

們抗戰或者幫助敵人的我們都要認清楚，二年來的抗戰誰是最誠懇最關切的幫助了我們，事實已很明顯的告訴我們是社會主義的蘇聯，無論是物質上精神上她都給我們很大的幫助，一直到現在她還是保持着一樣的態度從來沒有改變過，這我們應該了解的。現在再引一段孫院長的演辭可使讀者可更為明瞭，孫院長說：「兄弟（孫院長自稱）到蘇聯二次在莫斯科同蘇聯最高領袖和政府中重要人員，都見過面談過話，他們一致表示相信中國的抗戰，只要全國一致團結，雖然犧牲也許很大，時間也許很長，但最後勝利一定是中國。同時站在道義立場與為維護遠東和平，也希望中國勝利并援助中國抗戰，蘇聯從我們抗戰第一年起，已經開始給我們援助，到現在還是源源不絕的接濟我們，所以蘇聯援助中國抗戰不是空話，而是有事實上的表現。」如果現在還有一般人說蘇聯不夠認識而不信任聯聯，這在客觀正上了敵人離間的毒計，這是要不得的。其次是有猶個以大量的軍火輸入日本的國家我們也要注意的，在她們來說是為着商務，但對我們抗戰是非常不利，這我們也應該竭力提醒他們，告訴他們若要維護遠東的和平及遠東的權益，唯有使中國得到完全的獨立自主才有可能。因此對於這些國家我們應該萬分警惕，絕對不能稍加依賴，同時我們要時時防慮他們有對我們抗戰更不利的舉動！

# 中大動態

## 國際外交問題座談會紀述

阿植、長良筆記

日期：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

地點：中山公論社出版委員會

出席者：蕭僑英 張農 漆琪生 周伯棟 鄧平標 胡體乾  
李宏略 杜定友 史國綱 吳信達 石兆棠 繆培基

討論大綱：

蕭冠英 黃元彬 陳嘯江 薛紀光 劉耀榮 董爽秋  
高覺敷 張雲 黃剛 傅尚霖 呂復 朱謙之  
陳安仁 鄧孝慈

- (A) 國際現勢與歐戰展望
- (一) 巴爾幹中立集團問題
- (二) 波羅的海小同盟國的態度
- (三) 蘇聯援德的限度
- (四) 意大利的中立問題
- (五) 歐洲戰爭的和戰關鍵
- (B) 遠東新形勢與抗戰前途
- (一) 英日恢復談判與英法華北駐兵之撤退
- (二) 美日商約問題
- (三) 蘇日談判與劃界問題
- (四) 阿部內閣之成立與侵華的新動向
- (五) 當前的抗戰形勢與前途
- (C) 當前的我國外交政策
- (一) 我國應否參戰問題
- (二) 我國外交的基本政策
- (三) 當前的我國外交路線

主席：(蕭冠英)各位先生，歐洲發生戰事已經兩個月，今天我們討論國際外交問題，是有着重大的意義的。在下一期的中山公論，我們正打算出一個專號。所以希望各位都能夠熱烈地討論，熱烈地提供意見。同時，在每一項討論之前，請一位先生負責解說，然後討論。A項，就煩繆先生先為析述。

繆培基：關於這個問題的分析，我們應當先認定德意志和英法作歐戰的中心；旁及其他各國態度，而去推測全歐局今後的轉變。首從德國方面說，歐戰是由他侵略波蘭而起的。他所以發動戰爭的原因，是爲了大日耳曼主義的膨脹，爲了要恢復海外殖民地，爲了要奪取世界霸權和優越地位。本來，德國早就蓄有這種意念的，故希特拉曾認德國必須經過幾層階段；一，解除法國的壓迫，取得平等地位。二，建立第三帝國。這兩個階段，已因凡爾賽條約及羅加諾公約的撕毀，奧地利和捷克的併吞而完成了。今後德國

準備轉入第三個階段；就是怎樣去滅波蘭，使羅馬尼亞，進而奪回海外殖民地以恢復威廉二世的廣大版圖，以建立更強大的帝國。所以，他極力發展海軍，盛倡日耳曼主義，揚言保障波蘭自立，一切都充分表現了德國的資源缺乏，常欲重分世界資源，時刻正爲此而要作戰。因此，荷比的斡旋調停，總不能稍緩德國侵略底行動。據我個人的意見，認歐戰前途將會更大的發展的。德國方面，若世界資源不能重新分配，他絕不肯罷手，英法方面，世界資源重新分配，必損權利，當繼續作戰。所以，在這種矛盾下，和平誠無可能，唯有戰爭而已。因此，我們預料今後的雙方戰事。戰略上，在德國當先滅波，再攻荷比，直迫英法，以達速戰速決。在英法當利用強大海軍作封鎖，斷德資源外援，以達長期制勝德國。然而，德國攻荷比的時候未至，英法封鎖政策又因德潛艇和磁力水雷的威力而難遂，且德國內地交通發達，英法政策不易成功。故目前雙方沒有作戰決心，然而時勢却必然再戰下去的。這是總的分析。至於(一)巴爾幹中立問題，我認爲短時間內，巴爾幹各國還會保持中立。因爲德國的資源多靠巴爾幹半島國家輸助，而以軍火作交換。目前巴爾幹各國原料代價，德國尚未償付，在此情形下，可以推測巴爾幹各國，暫不致對德宣戰。這是很顯明的事實，並且由於意大利併吞阿爾巴尼亞的前例，她們更不敢輕易表示態度，對於英、法、德、意都保持友好關係。(二)波羅的海三個小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早在蘇聯勢力下，殆已爲蘇聯的附屬。較大的如芬蘭，以至瑞典等地，也都是蘇聯欲得的土地。目前歐戰紛亂中，蘇聯必會乘機迫芬蘭屈服，以奪得芬蘭灣，而免受英法的威脅，鞏固自己的海防。所以波羅的海國家如芬蘭等，有依附英法的趨勢。但英法已無力兼及波羅的海戰事，將來會使芬蘭屈服於蘇聯的。(三)蘇聯援德的限度，可視蘇德間能否成立而定。我以爲蘇德暫時沒有成立同盟的可能，即蘇聯目前對德的援助也有限。因爲這次德國進佔波蘭，紅軍亦進兵波境，事前本無什麼「默契」的，正可表示蘇聯對德有示

威的意義。相互間還有許多矛盾，相互間還有戒心。況且蘇聯的軍火與煤油尚未足夠自己的大量需要，對德的援助確是有限的。(四)意大利因爲巴爾幹半島與他密切相連，當巴爾幹半島對他沒有切實保障，沒有有利解決，他暫時是不會參戰的。(五)根據以上各點的論斷，我們可說歐戰必延續下去，只差時間問題罷了。歐戰是不能速和速決，而且必定持久；這却因英法具備「多友多助」的優勢，德國陷于孤立崩潰的危境底緣故。

漆琪生：關於歐戰現勢的問題，我認爲波瀾瀆覆之後，東戰場可以結束，戰事重心轉移西線，然而在最近的將來，西線也不致有劇烈的戰事發生，行將僵持對峙，若戰若和，膠着不動。其原因有四；一則在英法聯軍方面。既然不能及早在西線採取攻勢，搶救波蘭，當然只好徐徐準備，俟機而動，採取長期坐困的戰略，無須目前在西線猛攻；二則在德國方面，戰事開始，即採取東攻西守的策略，現在東線戰事方終，大軍西調尚需相當時日，同時東線亦須留下可能的餘裕時間，從事肅整工作，不能馬上就在西線作攻勢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三則西線戰局，雙方皆是陣壘戰，彼此皆極力的慎重避免輕率行動，減少無意義的犧牲和損失，自然形成長期對壘的形勢；四則交戰雙方，皆洞悉此次戰爭之將成爲長期作戰，彼此皆欲運用政治外交的策略，製造出一個有利於己的環境。英法則力事結成包圍德蘇的陣線，德蘇則力圖作成反包圍的勢力，於是雙方皆於目前競力於外交戰與宣傳戰的活動，軍事反呈休止的狀態。所以在最近歐洲的戰局，乃是「西線無戰事」。

然則，今後歐戰局勢究竟若何發展呢？戰乎？和乎？誰勝？誰負？這個問題解答的關鍵，我以爲繫乎下列三問題；(一)巴爾幹局勢問題，(二)意大利動向問題，(三)蘇聯進展問題。第一，巴爾幹局勢問題，乃是足以左右歐戰，爲和爲戰，爲勝爲負的主要因素之一。蓋巴爾幹在這次歐戰中，所居地勢，至關重要。荷德軍能踞有此地，退則可以憑恃此等地帶之軍需資源以自給，粉

碎英法的封鎖，消滅英法由南面包圍的企圖；進則可以南下切斷蘇彝士運河，支解英法在非洲二洲屬地，陷英法於孤立飄搖之危境。反之，倘英法能掌握巴爾幹大局，則可築成兩面攻德，東向防俄的砲壘。使德軍處於西南夾擊的剪形陣線之不利地位，而俄軍亦被封閉於黑海之內欲出不能。所以在現今西部戰事僵持於陣壘戰的形勢之下，交戰國雙方無論何者，苟欲得一能使戰局急轉直下之有利機會，勢不能不將其鋒向轉至巴爾幹半島，儘先造成絕對優越的地位。不過，德國如欲將巴爾幹置於懷抱之中，則須考慮蘇意二國的關係。德國現今要獨佔巴爾幹，不特力有不逮，且將多結怨敵，必須連絡與國，平分秋色而後可。蘇聯對於巴爾幹，久即具有收復羅馬尼亞失地，與開放達達海峽鎖鑰的宿願，故巴爾幹一旦有事，彼決難作壁上觀；特別的對於巴爾幹東部問題，蘇俄更不能袖手緘默，稍有機會，則必出而問鼎。至於意大利，墨梭里尼一向即以地中海沿岸土地，爲新羅馬大帝國必得之版圖，由巴爾幹西部之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希臘，以至埃及，突尼斯等地，時時皆存攫取之心，視爲禁嚮，決不容許他人染指，年來英意與法意之對立，原因即在於此。德國今後如有志于巴爾幹半島時，勢必對於蘇意二國之斯種關係，慎加考慮，庶乎有效。即是德國勢力之南下，必須無悖於蘇意二國在巴爾幹之三圖，而能在某種條件三分天下，蘇聯可以保持巴爾幹東部，意沿岸之權利，意大利可以實現巴爾幹西部地中海沿岸之目標。如斯岸之權利，意大利可以實現巴爾幹西部地中海沿岸之目標。如斯岸之權利，意大利可以實現巴爾幹西部地中海沿岸之目標。如斯國協定，支配巴爾幹局勢，排除英法在南歐與地中海勢力，然後專力於西線，與英法決雌雄；甚而聯合蘇意以威壓英法。至是則德勢強而戰心切，和平無望，英法易爲所敗。次如英法欲保持其巴爾幹之支配地位，則一方面必須能對於意大利在巴爾幹與地中海之要求，有所滿足，使之能永守中立，或加入己方；他方面則須對於蘇聯之向南進出，有所讓步，使之不致積極助德。二者缺一，即難成功。倘皆做到，則英法西南夾擊之勢成，戰意亦決，

除德國屈服後，別無和平之可言。可是，直至現在，無論法、或德國，對於巴爾幹問題蘇意關係之處理，皆不能誠心釋疑，圓滿解決，始終不脫猜忌與牽制之故態。德國固不願蘇聯在羅馬尼亞與土耳其，如像在波蘭，再坐收漁人之利，意大利亦不樂蘇聯勢力之西出，而妨害其實現大羅馬帝國之雄圖。他如英法二國，更是恐懼蘇聯之赤化近來，以及害怕意大利之囊括地中海。遂致德蘇與英法雙方，近來雖在巴爾幹作種種政治外交的活動，然皆無太大的成果。因此巴爾幹半島各國，正可乘此機會，雙方獻媚，兩面撒嬌，高調集團中立，不開罪於誰，不附屬於誰，靜候戰局之演變。惟是巴爾幹的中立前途，乃受意大利中立所支配。假如意大利的趁火打劫之機運不能把握，騎牆態度猶未變異，則巴爾幹的中立或可相當持久。從而英法對德國的戰局，亦將因西線的膠着，兩線不便輕惹是非，國際形勢無新的變化，遂致這個不即和不即戰的僵局愈將延長下去。這就是巴爾幹局勢在此大歐戰所具有的重大意義。惟是巴爾幹支配權之把握，無論在德蘇或英法，皆急待確定，是故巴爾幹的前途，不容長此僵持，最遲恐即將有所變化。

第二，意大利的中立問題，也是非常重要。意大利在這次歐戰中所處的地位，大有舉足輕重之概。我們先從地理形勢來講，它無論參加那一方面，皆可使對方的戰局大變。意如同德國，則西向可以陷法國於三面包抄之險地，英法聯軍在西線上立於三面楚歌之苦境，勝券難操；南下可以橫貫地中海之心臟，封鎖地中海之西口，切斷歐非亞交通線，掠奪英法非洲屬地，搖動英法帝國主義之基礎。相反的意如參加英法，則北越國境以襲奧捷東進巴爾幹半島以附德背，德將成爲網中困獸，速其敗亡。再就其軍事實力來講：法西意大利的軍事實力，大非往昔可比，凡略悉國際情形的人，皆對於意大利新興的空軍，與鉅量的潛艦，極表驚讚。這兩大武器，乃關係着這次歐戰中歐陸的制空權，與地中海的海上霸權的。意如挾此二大武備以助德，則英法將無法

以維持其空海之絕對的優越地位，苟反而助英法，則英法空海霸權可以長持，德之空海皆將遭受封鎖。所以英法與德國，皆競相結納意大利，冀其參戰助己。然而意大利迄今宣佈中立，不入戰渦者，其故安在？一則由於歐戰前途，尙屬曖昧，勝負誰屬，頗難遽斷，不願輕率上當，不若暫時從旁靜觀，俟大勢分明時，始加入勝方，對敗方作落井投石，輕而易舉，坐收其利；二則由於西線戰事，尙屬僵持，不欲急事鮮明態度，使軍事經濟上過重負擔，增加自身之苦惱；三則由於其所久思而切望的地中海沿岸，與巴爾幹西部的領土問題，無論從德國，與英法任何方面，皆未獲得充分而滿意的解決與保證，不甘爲人白買氣力，枉自辛苦；現今既然善討不得，只好靜候時機而要挾武奪；四則由於德蘇之接近，與蘇聯之南下，頗懷嫉視與不快之感，急思得一時機，從事報復，撤散其合作，依然恢復軸心運動之舊觀；五則由於墨梭里尼至今還想利用其特殊地位，標榜中立，挾持二大，左右開弓，向雙方討價還價，兼收二利。六則由其屬地介於英法屬地之間，苟非俟與英法妥協成立或英法戰敗力弱之時，貿然一動，則將有倫難失米之險。由此可知意大利中立，乃爲暫時間的，有條件的，非保守乃進攻的惡意之中立。將來機會成熟，條件具備時，必然會一變作風，加入一方作戰，使戰局急轉直下的變化。關於決定意大利中立態度的因素，我以爲仍然是巴爾幹問題。誠然，意大利當前所提出的殖民地要求，是在於非洲，特別的是科西嘉，突尼斯，吉布提，以及蘇彝士等地，但是這些地方，乃是關係着英法帝國主義之興亡的，不是輕易可以獲得。意大利苟強欲得之則必須提兵北上，幫助德國西線作戰，擊敗英法聯軍，同時跨海南下，掃蕩英法在非洲屬地屯駐軍隊。然而這樣一來，意大利一方面必須平均分担西戰場的軍事担子，他方面還須獨任地中海英法海軍的襲擊，像這樣艱鉅的重担，以巧於打算的墨梭里尼當不會出此下策。墨梭里尼最有利的合意算盤，是在等待一個絕好機會，讓別人來作傻瓜，去當禍首，發動一個新亂子，然而又非要

求他幫助不可，屆時他才拔刀而出，趁火打劫，口裏雖然喊着的是要分非洲殖民地，骨子內却可另開市價，取償他方。這個方向轉換的最好對象，莫如巴爾幹半島。狡黠的墨捷里尼當然很明白，巴爾幹問題遲早總會發生的。而戰線的僵持局勢，不是在最短期間內可以打開，延長到相當時間後，無論德國，或英法，都將逼着要轉移方向，另在一個角落裏來佈置進攻制勝的戰局，由西線轉到南線，在巴爾幹進攻，此乃這次歐戰必然如斯而易於決戰的第二階段；特別的是德國更是迫切的要走這條路。到了這個時候，不管墨捷里尼願意與否，都非馬上決定其態度不可。德蘇與英法皆陳兵於巴爾幹，無論意大利助誰，皆取能得巴爾幹西部權利以相酬，獨有曖昧中立，雙方不進，結果勝者厭而敗者怨，羣起攔斥，一無所獲，此乃最失敗而最不利的下着，貪饕好利的墨捷重尼必定不會如此。實際上他老早就看準了巴爾幹問題這個很好機會，衷心的期待着希特拉再來演一幕波蘭悲喜劇，以便他能夠如像史達林之兵不血刃而獲得一幅廣大版圖。所以我認為巴爾幹問題，乃是決定意大利態度的重要因素。自然在一切情勢還未曾達到現實化之前，各種條件未曾成熟，各方價錢未曾議妥，問題固然不是這樣單純，但是一到時機逼近時，情勢就會明朗化的。現今意大利之高調防俄南下，與乎大喊染指非陸等等，我認為都是他將來問鼎近東時的喊價還價之預備地步。意大利的態度一旦鮮明之後的歐戰局勢定有劇烈變化，勝負前途，當視他的加盟方向而決。

第三蘇聯發展的問題。蘇聯在這次歐戰中，雖然他援助了德國，瓜分了波蘭，可是他現階段的目標，還只在於三點：(一)收復戰前失地，(二)堅實西陸國防，(三)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因此，他很想利用這次歐戰的機會，乘着西歐資本主義各國無暇顧及，一方面好抽空來達達自己的企圖，他方面好讓資本主義國家火拚自殘，然後個個擊破，悉數屈服。所以蘇聯在眼前還是極力的想避免自身之被捲入戰禍。他的態度，必然的是對西歐戰

事表示中立，對德國盡量作物質上的援助，對波蘭作佔領後的整頓，對北歐作軍事上的支配，對近東作待機而動的發展，對英法作反封鎖的形成。他希望歐戰能儘持延長，更希望長期的他都能維持現狀，才能使他這一連的企圖，可以圓滿的實現。不過，蘇聯自己的算盤雖是如此的打算着，然而實際的形勢是否容許如斯發展，却成問題。因為有兩個非蘇聯本身所可決定的因素，將使蘇聯的企圖不易暢通現實，並且還將使他到了某一時候，迫不得已的被捲入戰爭的泥沼之中。這兩個因素：一是西歐資本主義各國的反俄白十字軍運動，二是巴爾幹局勢的惡化。誰都看得到，資本主義國家並不絕頂蠢伯，甘心自相殘殺，而讓蘇聯強大起來毀滅他們的，他們時時都對蘇聯提防着，不斷的想聯合起來圍攻他。特別的是大英帝國，對於圍攻蘇聯，更是指望而熱心。就是這次戰爭中，他們依然在尋找機會，想轉變自己火拚的戰爭，為反蘇防共的戰爭。一旦果真到了他們互相覺得蘇聯已將成了他們一致的生死敵人，他們之間可以暫時妥協團結時，這個反俄白十字軍就會出現的。目前還不能馬上出現的原因，乃由於英法對德國的戰事：剛剛交手，不能罷休，他們自身的種種矛盾，不能一致。德國此次佔領波蘭之後，形成在歐陸除蘇聯而外，版圖最大的國家，長此下去，德國在歐陸的勢力。遠非英法意所可比擬，這不獨與大英帝國傳統維持歐陸二大並立，或數大鼎峙之均勢政策相違背，而且還與宿世深仇的法國之存在發生致命的威脅，是故英法此次必然的要援助波蘭而與德國一戰。只有德國屈讓，重建波蘭，恢復以前東歐防德攻蘇的砲壘，再造歐陸的新均勢，英法才不致感受生存的威脅，始能罷兵息甲，停止戰事；不然，英法決定不會養虎貽患的。但是如斯，則又與希特拉建造第三帝國之雄圖絕對矛盾，希特拉那能肯將吞口中之肉再平白的吐出來，無理由的再上英法圈套，自己再來樹立波蘭政府，以掣肘與東縛自己呢？有了這樣一個決不相容的矛盾存在，遂致戰事無法結束，德國肯暫時借助蘇聯以對付英法的進攻，不願貿然與英法

妥協，轉變戰爭的方向。英法當前恐懼德國發展，不敢承認德國在歐陸既成事實之心理，遠過於防慮蘇聯未來赤化歐洲者若干倍；同時長忌因反蘇問題牽涉到自己國內的階級問題，於是不能暫緩直接攻俄，而急於對德作戰。西歐白十字軍之所以只見噴噴難於遠成的理由；重要的地方即在此。然而到了資本主義的危機益深，社會主義蘇聯的危脅益甚，他們逼臨生死關頭之時，白色十字軍終局是會出現的，這就要看英法對德意的讓步與妥協情形而定。真是有了這一天，蘇聯縱然要想圈外中立，也不可能。此次歐戰的後半段，也許就是這個局面。其次，巴爾幹半島問題。如果德國轉換戰局在羅馬尼亞取攻勢，蘇聯倘不出而與德國一致動作，則其結果，德國如與意大利聯合戰勝，近東必將產生新的對俄之封鎖線白沙拉比亞省之失地亦不能收復，蘇聯在歐洲的形勢亦將惡化；如果英法聯軍在近東得勢，蘇聯南下政策更將遭受挫折，且有重演克里米戰爭之可能。是以從蘇聯立場而言，當德國提兵南下巴爾幹時，出而助之，一方面不致再收坐得巴爾幹東部之權益，達其歷代籌劃而未遂的伸張勢力於地中海之宿願；他方面可以從此而給予老大的英法帝國主義以致命之一擊，摧摧毀資本主義的體系最有力的一角。無論就眼前的現實利益，與將來的遠大企圖計，巴爾幹問題惡化時，蘇聯與德國共同作戰，皆為得策。再從德國的立場而言，西線僵持待斃，不若轉向巴爾幹南綫進攻，既可分散英法勢力，更可促使蘇意態度明朗化，德國誠能適應蘇意對巴爾幹之心理，而巧於運用，使二者能於某種條件下諒解合作，則蘇意不難助己一戰，不至再如目前之孤立無援。目前蘇聯與意大利之心理，皆想分肥於近東，而忌旁人獨占，與侵蝕其既得權益，更不願自居禍首，靜待他人與之製造機會；兼以蘇意隔閡太深，無緣互相諒解，遂致彼此睚目相視而不敢動。只要德國能居間折衷，成立協定，劃清勢力界線，更進而自作戎首，移兵南向，何愁蘇意二國不被拖下水呢？蘇聯對於鞭長莫及的西線戰事可以高調不問，但對於逼近軒轅的巴爾幹問題，羅

馬尼亞問題，絕對不容許其超然自樂。否則即將鑄成自困自孤的嚴重錯誤，革命經驗豐富而急欲蘇聯強大的史達林，決不會不計及此點的。因為此等原故，我認爲蘇聯的態度，在巴爾幹問題中。比在白十字軍運動問題中，還要容易而迅速的逼着他有所變化。蘇聯參戰態度鮮明，歐戰的變化更是不可計量了。

總括上述，我覺得上述三個問題，是討論歐戰前途的關鍵，尤其對於巴爾幹問題，我認爲更值得注意，此外如美國問題，日本搗亂問題等皆是次要的。

董爽秋：我認爲歐戰的和戰問題，漆先生所說的三個決定條件中，最重要的因素還是蘇聯的能否參戰。故有補充的必要：因為蘇聯革命後，內則積極建設，外則極力防範東西兩敵國，其實力已很強大，在國際競爭上確具有決定的作用。他目前之保守中立，是有着自己立場的。蘇聯並不會放棄世界革命，也不會忘記自己是過去國際圍攻的中心，所以他一面保持中立，一面却候機而動。多年屈服的蘇聯，今天正是發展的好機會，倘今後英法對蘇妥協，前途會和結；倘德能誘蘇參戰，將愈戰愈劇，試觀此次波蘭之滅亡，正可證明蘇聯勢力的偉大。然而蘇聯爲什麼仍守中立呢？還是因爲西線戰局還沒有展開，芬蘭尚未在他的控制下，資本主義國家英法還有力量威脅他，故仍中立而待機。以是形成不和不戰的狀態。歐戰在目前也只爲外交的經濟的積極作戰，武力決鬥，猶須待之蘇聯參戰與否而決定。

劉耀桑：討論到這個問題，我覺得首先應矯正一般人的錯誤見解。這就是（一）對蘇聯認識不夠，說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的謬論。其實蘇聯的各方面建設，恰恰向社會主義目標進行，如果他又倒行逆施，重蹈帝國主義底途徑，豈不根本矛盾？（二）說蘇聯放棄社會主義，與德意資本主義國家合作，以遂侵略野心。這派言論也不對，蘇聯之所以使波，戰略上正爲了鞏固國防西線，外交上正爲了打擊資本主義國家英法。實際全爲圖謀社會主義更順利發展的手段。（三）不從帝國主義間的經濟機構而說及戰和關鍵，也



是不正確的，因為戰爭是政治鬥爭的延續，也是經濟鬥爭的擴大，目前歐戰發生，恰是資本主義國家英、法、德、蘇互問矛盾最尖銳化的時候，但一方面是彼此資本主義間的衝突，一方面又怕同歸沒落與崩潰，所以雙方都未有過劇烈的戰爭。

陳安仁：我以為歐洲戰事一定繼續的，有三個事實可預料：（一）英國是老大帝國，爲了要維持世界的優越地位，維持歐洲霸權，他非作戰不可。（二）英殖民地統治漸漸失，殖民地革命運動漸多，他非打敗德國，保持威信，壓鎮屬地不可。（三）意大利始終打算侵略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總有一天要實行其政策的。樣這歐戰非繼續不可。

杜定友：兄弟站在圖書館的立場，對於歐戰與外交問題的討論，除領教各位專家的高見之外，特別介紹幾本有關係的書籍，以充研究的參考。（書從略）

主席：現在因爲時間關係，想將A項問題，就此結束，繼續討論B、C兩項，將這兩個問題合併起來，請漆琪生先生首先報告。

漆琪生：關於（B）項遠東新形勢與抗戰前途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遠東的國際局勢，因爲歐戰的影響，發生新的主從關係之變化，形成新的國際對立。這個新的遠東局勢，對於抗戰前途，更加好轉而有利。因爲抗戰未發生前，遠東的國際舞台，是以大英帝國爲主角，與倭寇扮演遠東霸權的爭奪戰。在那個時期中，遠東的國際局勢，乃以英日的對立爲主，其餘各國的關係爲副。然而英國雖然在此時是遠東國際動盪之中心力量，可是他對於倭寇之在中國的暴行，始終無徹底消滅之勇氣，更無堅決援助中國復興之決心，且無聯合美俄協力懲制倭寇之雅量，甚而還想利用中日戰爭向雙方講價與討好，於是使倭寇之凶焰坐大。縱論對我國會有相當皮毛的援助，但仍不能使我國獲得有力而決定的勝利形勢之出現，相反的有時正因爲英國一手包辦遠東問題，而使其他友國遭過忌拒，不能積極的對我抗戰作更有利的聲援，形成我國外交上的單線活動，與國際形勢上的孤狹環境，此即是過去的遠東

形勢，對我抗戰不利的影響。迨至歐戰爆發，局勢一變。英法二國現皆忙於應付西歐戰事，遠東問題，無暇兼顧，亞洲權利，力求能維持現狀，只要倭寇能不爲已甚，即盡力諉步，屈辱妥協。同時倭寇亦想藉此機會，驅逐英法勢力於亞洲之外，藉故尋釁，多方刁難，非至滿足其奢望不已。所以現今遠東局勢中，英法是表現被動與退步的姿態，倭寇是立於主動與進攻的地位。這種關係，在此次英日東京談判，與華北駐兵撤退等事件中，表現最爲明顯。但是在另一方面，美俄二國，則情形迥異。他們一則因爲歐戰風雲尚未捲入，大有餘力轉換方向，在遠東發展；二則因爲英法在遠東退却，他們大可接防而無所忌顧。是故近來遠東的國際形勢，美俄二國站在能的與倭寇尖銳對立之地位，他們的態度亦逐漸的積極起來，次第轉變爲遠東問題之主角。因此倭寇對於美俄的外交方針，亦採取邊就圍旋的態度，避免和他們衝突。例如美日商約問題，蘇日劃界談判等，隨處皆表示出美俄對倭的強壓，與倭寇的隱忍皇惑。倭寇當前的中心企圖，很想藉着歐戰機會，一舉而征服我國，結束戰爭，完成其獨霸遠東的迷夢。這個政策，乃是倭寇的層次內閣一貫之奸謀，就是這次的阿部內閣，依然如此。其所不同的地方，僅是對歐美外交，在平沼內閣時代，熱心於德意的軸心運動，旋因德蘇協定而慘敗，這次想轉換方向，對英美妥協週旋而已，但其成效頗鮮，終局目標還是在於加緊謀我，故阿部內閣之出現，只是敵方政府的人事更替，其對華之侵略政策，無何改變。質此之故，歐戰發生後的遠東國際局勢對於我國抗戰的關係，在遠東國際對立發生新的主從關係之變化一點上說，無疑的是英法之退却，美蘇之進出，將使我國獲得新的更有力之援助，有利於我抗戰前途至劇；同時從我國抗戰的根本上任務上說，縱使敵入想藉此機會加緊進攻，然而我們老早就確定了抗戰到底的信心，抱着自力更生的原則，決不將因敵人的攻勢而氣餒，更不坐守友邦的援助而自慙。我們雖然極力的利用國際之好轉而使抗戰勝利更加確實，但是同時我們也極力的堅持抗

戰，而使國際時勢更加暢通迅速的向着有利的方向變動，此即是我抗戰中國對於國際局勢變幻的確切態度。

其次，關於（C）項我國抗戰外交政策的問題，必須首先明白我們外交的基本原則。在抗戰過程中，我國外交的最高目標，在於把握有利的國際形勢，尋求強有力的與國，使抗戰勝利屬於我們。因此其基本原則，必然定是以抗戰勝利為第一義，從而決定我國對於國際關係的動向。換句話說，即是適應抗戰的需要，根據自立自主的宗旨，不受任何拘束與牽制，建立反侵略的集體安全的和平國際陣營。所以在基本的任務上，是以抗戰第一，確守不動；但在其策略的運用上，則非刻板的，膠着的公式主義，而是靈活的，機動的現實主義。任憑國際事象如何起伏變幻，我們總是依準抗戰的實際需要，而分辨我們交友親疏的分寸，所謂「以不變應萬變」的真諦，厥在於此。明乎這個基本原則，可知在今日而言我國的外交路線，當然應該與歐戰未起前，從新再作一個機動而合理的估計與更正。近數年來我們的外交路線，由於當時英國還是遠東局勢的主角，走的是倫敦路線，結果利弊兼有，不能充分的符合抗戰之需要。今則遠東局勢變異，英國已不復如過去之極端關心遠東問題，時時，還表露對倭寇屈膝退却之態，在遠東之主位，現漸為美俄所代替，倘若我國外交活動，如再一之為主要對象，則不獨將犯捨重就輕，避重就輕的過失，而且一不小心，還將供作他人讓步妥協的獻品，這是我們大可注意留心的。今後我國的外交路線，從當前抗戰的實際需要，與遠東國際局勢的新主從關係二者而論，則應趨重於莫斯科與華盛頓二條路，庶稱妥當。特別的是莫斯科路線，更是我們爭取最後勝利與完成中國革命，不可背離之途徑，必須早速而堅定的走向這條路去。我們不心靜氣的試想，歐戰長此下去，西歐諸國不能東顧而日益低落其遠東之地位，我國抗戰苟欲希望在國際上得所援助而使勝利倍增快速，捨蘇美而外，其將何屬？事實敵人正是恐懼我們外交上在這兩方面得到成果，於是力事離間破壞，陷我于孤

立之境，我們焉能為浮言蜚語所惑，致上敵人大當？我絕對的強調我國今後外交路線，必須確定的走莫斯科與華盛頓之路，放輕踏覆過去的敦倫之路。不過此地須得申明，所謂走莫斯科與華盛頓之路云者，僅是傾重於這兩個方向，而不是單獨的孤行此獨路之義。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我們依然要維持而拉攏，使之有助於我抗戰，僅是不若對俄美之積極與著重而已。俄美是我國今後外交活動的主要對象，其他各國則為次要的對象，對付各國邦交，略分輕重與緩急，既不單獨孤行，更不平等齊觀，所以我不贊成絕對的外交一元論，更不同意多元論，而主張機動的比重外交論。至於參戰的問題，我覺得是多餘無謂。何則？蓋是第一，從歐戰的性質而言，它是帝國主義國家分肥的火拚戰，根本與我們反侵略的根本任務相違背，我們不能參加誰何一方，為虎作倀；第二，從我國抗戰當前的現實需要而言，我們應集中一切力量與倭寇決鬥，不能分散力量，供他人無意義的犧牲；第三，從敵人奸計而言，彼正榜標「不介入」主義，傾全力以圖我，我如參戰，反將為彼製造機會，自繩自縛；第四，從國際援助問題而言，遠東新形勢中之二大主角的美俄，是今後助我抗戰最有力的與國，他們皆入參戰，我國與之同一態度不參戰，縱使英法不悅，亦無損於我國國際聲援，況英法對我不參戰未見就不喜悅，參戰就未日能加強援我？因此種種，我不僅不參同參戰論，並且還主張應將參戰問題，以及一切國際外交問題，皆應放置在抗戰第一義的命題下去解釋，不可將它切離而孤立起來，以免發生種種錯誤，這是我所切望之點。

劉耀榮：談到國際外交問題，我以為的資本主義國家有各種矛盾，也有利害一致的關係，不輕易放棄自己的利益的，他們絕不會讓中國和遠東市場給某一方獨佔了去。這個理論根據是：（一）英國對遠東實力已增強，態度亦轉硬，並與美國有利害一致關係，對中國亦曾補助貨幣改革，這是英國不肯放鬆遠東的表示。（二）美國當英國與德國作戰，需要他援助時，他必會提出太平洋和南美

陳

問題作交換條件，以遂其獲得太平洋霸權的野心。同時，他決不是不顧遠東形勢，也不是不顧多注力於遠東，這都僅為時間性而已。資本主義間矛盾是愈發展愈深刻；美國之毅然廢止美日商約，固然由於美國海軍已勝過日本而無恐，然亦足以表示美國對太平洋的注意了。（三）中國革命成功與否對蘇聯是息息相關的。我國失敗，不但會影響他的主義並更大發展，就是目前的中共也無以存在。所以他不願放棄對中國援助的。除了這些論據，我們還可從過去的事實而決定我們外交主力線，這就是英法對我的援助很少，西北西南建設的機械和材料，大多由蘇聯援助，故蘇聯外交，很顯明地是主要的路線。決定了這一不變的主力線，再從國際情勢萬變中找尋戰友，多求與國，這纔更有利。關於參戰，我以為當視：一，有力參戰否？二，參戰有利否？三，歐戰性質合理否？而定。尤以有利抗建者為前提。

江：在我沒有講及本題之前，讓我先打一個轉彎吧！我以為要談中國外交路線，亦不能離開中國社會性質這一根本問題。關於這一問題，雖然以前有許多種說法，可是目前大家意見已相當一致，即公認中國是帶有若干封建性的半殖民地社會。在此種前提之下談外交，我們便有一貫的意見。先說英法這一類的國家，他們對於我們的抗戰，雖也曾給予相當的助力，但因為他們自身帝國主義的性質，因為他們在亞洲尚擁有大量殖民地的關係，平心說，他們不願意我們這一類半殖民地式的國家「完全」勝利。那末，我們即欲完全投其懷抱裏，亦是不成的。英法如此，德，意更不用說。何況他們在歐戰爆發後已經無多大餘力顧及東方呢！至於太平洋兩岸的美國，雖然其國家性質，和英法德意相同，但在中國的利益，却和英，法，法等國有異，所以，一路來均以「尊重中國領土完整」「門戶開放」等一類好聽的詞句相號召，而目前因美洲平定無事，可助我們之處尚多。我們雖不信美國「能夠」和「願意」使中國從半殖民地地位達到獨立國家地位，但如果我們外交運用得法，總可以獲得若干的益處。此外，最可以幫

助我們的國家，最和我們脫離半殖民地的性質的要求沒有衝突的國家，無疑只有蘇聯。蘇聯，雖然有人對地造出許多詭譎的話，可是抗戰二年來的事實，却可給我們鐵一般的信念——信念蘇聯真正是中華民族的友人。我們應該好好愛護這種不可多得的友誼。在這樣明白分析之下，我對於我國外交策略，願意提出一個廣新而又可以實用的主張——「層創外交」。層創外交的名詞。是我們新起的，是從英國哲學家莫爾幹(Morgan)的「層創進化論」(mergent evolution)一辭借用而來，的意義與功用，與「多元外交」「一元外交」均不同。普通所實行的多元外交，雖能得到面面俱圓的好處，却不能獲得那一國特殊的助力；而一元外交，雖能得到前者所無的優點，却易結怨於他國，且常常跟着人家走。這都是我們抗戰期中所不應該採用的。層創外交却兼有兩者的長處，而沒有兩者的短處。舉現在中國的情形來說，如根據層創外交的辦法，應該把一切和我們無直接衝突而亦不能怎樣幫助我們的國家，如德意志，意大利等，列於最低層，我們對他們保持普通的國際友誼即得；把一切對我們有若干同情而却無很大力量幫助我們的國家，如目前之英吉利，法蘭西等，列於較上層，我們對其應保持較密切的關係，企圖獲得他們若干的助力；最後，應把最有能力幫助我們的國家如美利堅合眾國和蘇維埃聯邦，列於最上層，盡量和他們要好，盡量和他們增進友誼，企圖獲得他們最大的幫助。

朱謙之：各位說：「以不變應萬變」的「不變」，我以為有解釋和補

充的必要，所謂「不變」，我認爲正因中國在「九·一八」事件以後已決定了國策，今後談外交當以「不變國策，國策不變」之下進行。最近六中全會，總裁申述四次參政會中的四大原則，（一）反對日本侵略，以保障我主權領土行政的完整。（二）遵守國際公約，尤其是九國公約，國聯，約與非戰公約。（三）不參加防共協定。（四）外交完全自立自主，不受任何拘束。充分表示我國今後更應本此四原則，遵守不渝。以不變而去應萬變，就是依此原則。我國應與蘇聯友好，他方面又應和各國隨機聯絡。

陳安仁：關於我國參戰與外交路線問題，我以爲當中國正從事生死存亡的又日戰爭，歐洲參戰問題實無關重要。現在我國之外交路線，却須審慎抉擇。我曾主張英、美、法、蘇、中大聯合，以包圍侵略之國家。不料此種主張，已隨蘇聯之聯德而無成。不過，英、美、法是我國友邦，當求日益親善；倘其能站在援助中國民族自由獨立之國家，當更加與之密契，而成爲鞏固之邦交。蘇聯如果站在此立場，則我亦贊成漆先生的主張，即親蘇路線是。我國現在處於艱難困苦的抗戰中，我相信總有一天能配合條件，舉行總反攻的。然而總反攻并非易事，必須待西北西南之建設完竣而後可。故我們應速定外交策略，博取友邦強有力的幫助，而達到總反攻殲滅敵寇的目的。

石兆棠：我對於德國之發動戰爭，不是由於他們的大日耳曼主義的野心的結果，本質上就是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要求向國外去擴大她的剝削的範圍吧了。第一次歐洲大戰的時候，曾經有過這樣的論斷：（戰爭不是在德國製造但是在德國製造這商標掀起了戰爭），這便是正確的指出了是德國的期本主義在製造戰爭，并不是所謂大日耳曼主義。前次大戰是如此，這次大戰亦應作如是觀。其次我以爲要評定歐戰何以目前不和不戰，不應當專從歐洲局部去求瞭解，應當從整個世界現勢的觀察下去獲得結論。第一我們要明白，歐戰不得不戰，爲什麼？爲了帝國主義的互相間的矛盾是

不能避免戰爭的，現在戰爭已爆發，想兩方冒然收兵，言歸於好，是不可能的。但何以不像第一次大戰一樣轟轟烈烈地打下去呢？那就是爲了作戰兩方自身的矛盾正在擴大着，因此不得不作轉蚌之相爭，專等待對方自己起起矛盾的打擊，而突然死掉去。第二是英法陣線的矛盾：第一次大戰的時候，她的屬地隨着她的宣戰而無條件地加入，這次却不然，加拿大澳大利，南非聯邦都是於議會通過對德作戰後再通告英帝國內閣的，而新西蘭是單獨對德宣戰，至於印度議會却還在鬧着要英國提出對德宣戰的目的和理由來，這種各自爲政的現象決不是第一次大戰時的英國所想到的。同時，英美的資本的鬥爭，已日熱化的今日，英帝國的崩潰不難就是美國在執行她的遺產的繼承權。美國居然宣言加拿大不准許別人攻擊，顯然視作自己的物業一樣了，而對印度，對澳洲美國海軍準備接受也是公開的祕密，那末，英國的政客那會不知道「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可怕的現實？她所以不顧出於攻擊這是第一主因。其次在德國方面，她既有蘇聯的和平大軍在她的後面，而新吞併的弱小民族也爲心腹之患之一，同時南歐東歐北歐的勢力的調整均未完成，所以不急於作戰是顯然的。就由於這種內憂外患的顧忌，她們就祇好停於西線上了。但是，她們將永久支持下去嗎？不會的；現代戰爭是全民的作戰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鬥爭，到了誰意識到持久戰是於己不利的一刹那，她就會採取攻勢她們現在在各各努力從外交從經濟打困困難，都不過是極力掙扎這種攻勢不出於己而方出於敵方。爲了如戰略家克勞維茲所論斷的一樣防禦是比攻擊有利的，現代戰爭是防禦論有力的時代了。

目前我國最重要的問題是抗戰建國，外交與參戰都是其次的，爲這大問題而運用的。我們與敵抗戰，實有實力的對比。就是說抗戰建國中的外交和參戰，都要有利於我，助力於我的總進行分析一下現在各國對遠東的情形，我們知道美國對太平洋態度已積極，今後當挾其軍事經濟力侵略而來。乘歐戰而有所活動。英法尚有能力量顧慮遠東，且表示不肯放棄太平洋利益與勢力，因而

日本仍未有特殊與便利的機會，故未能積極對我速戰而謀總解決。蘇聯則常常陳兵邊境，以爲防日攻日的準備。所以，如此情形下的我國外交很值得考慮的。英法過去幫忙我國不少，今後尚有援助的可能，我們不宜放棄這兩個友邦。美蘇都沒有參加歐戰，以後還有多餘的力量助我，我們也不應決然表示恃靠英法，免招美蘇的忌恨。同時，國內黨派的合作，也不容許我們有偏向一方的外交。所以，我們一方面要本着抗建的原則，自力更生；另一方面又要盡量多求與國，增強一分一毫的抗戰力量。我們今天不應該冒昧地參戰的。

鄧孝慈(本社總編輯)：蒙各位不客氣的，熱烈地發表意見，我覺得很高興，中山公論得此許多內容充實，意見新穎的專家宏論，我想一定有所貢獻於我抗戰外交底方針與動向，因此代表本社感謝各位，並希各位能有更具體的文章賜擲，以光篇幅，尤所切盼！本座談會就此完畢。

# 歡迎

批評！

介紹！

定閱！

## 本刊徵稿簡章

- (1) 本刊除特約撰述外，並歡迎外來稿件。
- (2) 文稿不拘文言白話，惟須精寫宿楚，並加新式標點。
- (3) 文稿須適合現實，詞簡意深者，其字數每篇不逾三千字者爲限，特約者例外。
- (4) 來稿請註明投稿者姓名，詳細地址，以便通信，稿件署名，聽投稿人自便。
- (5) 凡屬譯稿，請附寄原文，如原文不便寄來，則請詳註原著名稱，作者姓名，出版年月日及地點。
- (6) 來稿登載後，酌致薄酬，或贈本刊。
- (7) 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惟預先聲明，並附有郵資者，不在此例。
- (8) 來稿本刊有刪改權，其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9) 來稿請寄雲南省澄江縣城內中山公論出版委員會收。

## 中山公論

每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者

雲南澄江縣城  
中山公論出版委員會  
總編輯 鄧孝慈

發行者

雲南澄江縣城  
英

總經理

上海  
昆明  
昆明武成路  
昆明武成路  
昆明武成路

印刷者

崇文  
昆明武成路  
崇文  
昆明武成路

價目

零售國幣一角  
訂閱全年二元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本刊已依法呈請主管機關在登記中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期特售國幣二角)

# 本 刊

優待讀者

擴大徵求定戶

本刊係本「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國策，竭盡棉力為大後方文化界服務，創刊以來，銷數日增，茲為酬答讀者愛護起見，特定優待定戶辦法於后：

- 一、定閱本刊全年計二十四冊，本埠祇收國幣貳元，外埠連郵國幣貳元貳角。
- 二、定閱本刊半年計十二冊，本埠祇收國幣壹元壹角，外埠連郵國幣壹元貳角。
- 三、定閱本刊全年或半年者，特大號不另增價。
- 四、定閱本刊外埠五分以下郵票通用。
- 五、優待期間自民國二十九年元月起至四月底止，外埠以郵局戳印為憑。
- 六、本刊定閱處：雲南澂江本刊出版委員會發行部或昆明市華山南路生活書店。